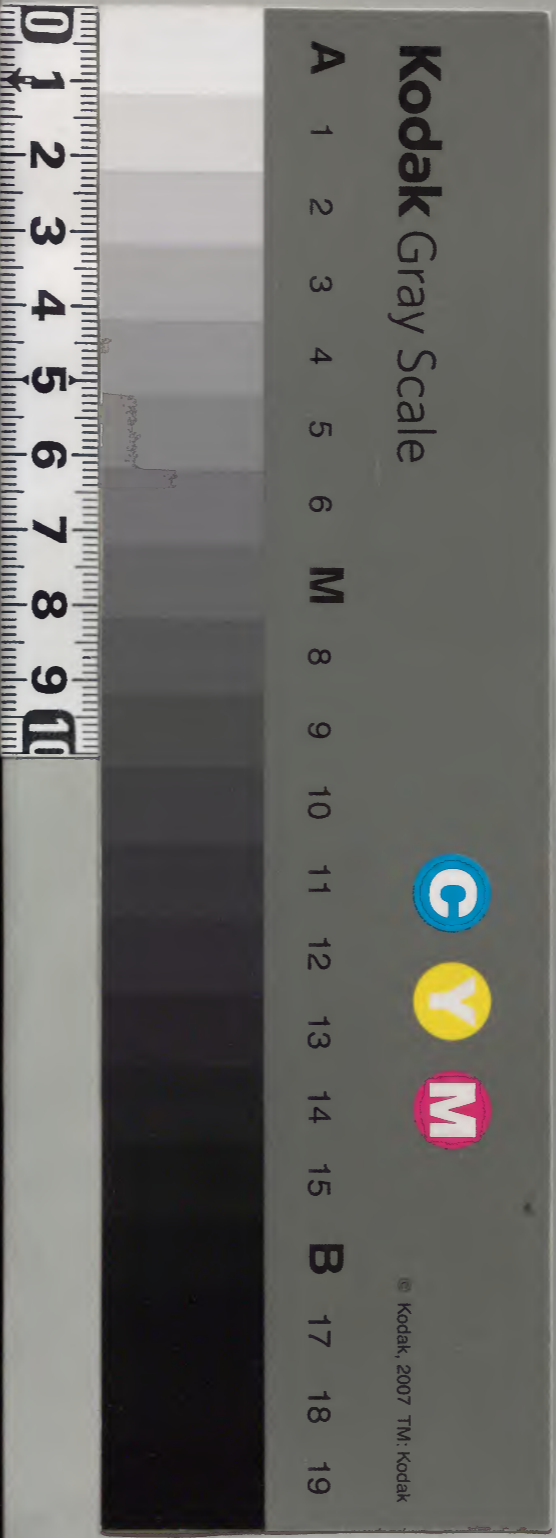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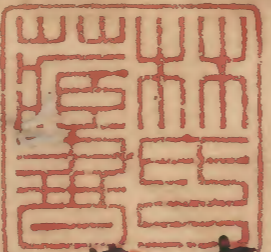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50
冊數	2 (1)
函號	300 56

30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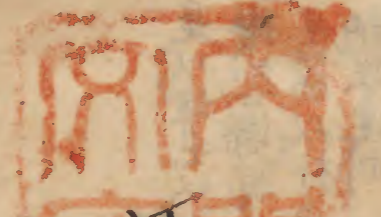
虞明公安集叙



淺草文庫



漢宣齊言庶民之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
 者以政乎訟理也夫自忘言之風遠靡爭之
 化退欲民之無訟即聖世猶難之故孔子叙
 書而取祥刑豈不慕虞芮之讓刑措之知哉
 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也晚近
 世則巧深文拙勤恤右斷殄尤保嬰烹鮮束
 濕以操切屠伯乳虎以恣睢使鷹隼揚威箝
 網流酷民之血謂納雍者荼毒何訴哉惟我
 昭代聖天子沛好生之德泣禹囚而解湯網



是以檢士以
機智滌網
厚弱以朴
訥株連刑

群有司奉執法之公勞撫字而堅保障民飲
黃虞之醇吏茹冰蘖之苦蓋庶中稱平而民
自以不冤矣然世變江河奸偽萌滋飲羊牢
石者時有強凌衆暴者比肩加以訟師舞雌
黃之筆逐吏伺旁緣之機變漢黑白以蕃鼓
司刑之不平職此故也况乎聽斷者利以昏
知瞽目以冥行若之何其平之夫惟廣則守白
守白則錢神不窺其室財虜畏躡其庭而金
矢情見惟明則照遠照遠則鵬兒難鼓其健
徂公莫售其詐而魑魅怪消天下安有冤民

也者不佞景行履明之風而思維世道於萬
一也乃取近代名公之文卷先叙事情之由
次及訐告之詞末述判斷之公彙輯成帙分
類編次大都研窮物情辨雪冤滯察人之
所不能察者非如包公安案之捕鬼鎖神幻妄
不經之說也其在良善者雖一時染逮而終
必釋在惡逆者雖百計巧避而竟伏辜使善
有所勸而民復淳朴惡有所懲而俗戒澆漓
且執法者鑑往轍之成敗而因此以識彼察
細民之情偽而推類以盡餘則東海無久旱

之冤燕獄無飛霜之號其以明允佐聖治寧
有量哉然皆諸公之履明故不冤繼張于平
恕追李杜默養國家長久之福者終必賴之
也異日信史所載稱循良吏盛而政平民安
者寧讓漢宣時哉不佞於是上嘉而樂道
之

萬曆戊戌季仲夏之吉

建邑書林三台山人余象斗言

新刻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目錄

乙卷

人命類

楊評事片言折獄 張縣尹計嚇兇僧

郭推府判猴報主 蔡知縣風吹紗帽

樂知府買大西瓜 舒推府判風吹休字

項理刑辨烏叫好 曹察院蜘蛛食卷

談知縣捕以疑殺妻 劉縣尹判誤妻強姦

洪大巡究淹死侍婢 吳推府判謀故姪命

范侯判逼死節婦 夏侯判打死弟命

馮侯判打死妻命

丁府主判累死人死

○二卷

黃縣主義鴉訐冤

姦情類

汪縣令燒燬淫寺

海給事辨詐稱奸

嚴縣主誅誤為姦女

魏侯判強姦隨胎

盜賊類

孫侯判為妹伸冤

鄧伏巡批人命翻招

蘇按院詞判奸僧

陳按院賣布賺賍

吳縣令辨因姦竊銀

許侯判強姦

孔推府判匿服嫁娶

董巡城捉盜御寶

汪太府捕剪鑲賊

鄧侯審強盜

王侯判打搶

丁侯判強盜

○三卷

爭占類

衛縣丞打樞辨爭

金州同判斷爭傘

武署印判瞞柴刀

蔣兵馬捉盜驟賊

金太府批強盜

喬侯判竊盜

尤理刑判竊盜

秦巡捕明辨攘鷄

滕同知斷庶子金

孫縣令判土地盆

李府尹判給拾銀

孟主簿明斷爭鵝

孔侯判寡婦爭產

唐侯判兄弟分產

蘇侯判爭家產

騙害類

韓按院賺贓獲賊

朱代巡判酷吏

饒察院判生員

余分巡判巡檢

韓推府判家業歸男

駱侯判謀家

許侯判庶弟告兄

段侯判爭繼室

金侯判爭山

郭府主判捕差

謝通判審地方

汪侯判經紀

任侯判經紀

袁侯判追本

四卷

威逼類

雷守道辨僧燒人

康總兵救出威逼

拐帶類

余經歷辨僧藏婦人

黃通府夢西瓜開花

墳山類

朱侯判光棍

姚大巡辨掃地賴姦

邵叅政夢鐘蓋黑龍

戴典史夢和尚皺眉

蘇侯判毀塚

林侯判謀山

婚姻類

馬侯判爭娶

江侯判退親

唐侯判重嫁

祝侯判親屬為婚

喻侯判主占妻

債負類

班侯判磊積

孟侯判放債吞業

左侯判債主霸屋

宋侯判取財本

葉侯判取軍贓

戶役類

艷侯判爭甲首

杜侯判甲下

高侯判脫里役

熊侯判^判扯錢糧

桂侯判免收

閩毆類

晏侯判姪毆叔

駱侯判毆傷

朱侯判隨胎

繼立類

艾侯判繼祀

林侯判繼子

龔侯判義子生心

蔣侯判庶弟告嫡兄

脫罪類

按院批保縣官

孫代巡批妻保夫

鄧察院批母脫子軍

執照類

余侯批娼妓從良照

江侯批寡婦改嫁照

因侯批杜後絕打照

湯侯批給引照身

詹侯批和息

旌表類

曾巡按表負孝

謝知列旌獎孝子

顧知府旌表孝婦

目錄終

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卷之一

三台山人 仰止 余象斗 集

建邑書林 余氏 建泉堂 刊

人命類

楊評事片言析獄

廣東潮州府揭陽縣有趙信者與周義相友

善邀同往南京買布先一日討定張潮補公

船隻約次日黎明船上會至期趙信先到船

張潮見時尚四更路無人踪漸將船撐向深

處去推趙信落水死再艤船近岸依然假睡

黎明周義至，叫梢公張潮方起。等至早飯邊，不見趙信來。周義乃令梢公去催趕。張潮到信家，叫三娘子方出開門。蓋因早起造飯夫去復睡，故反起遲。潮因問信妻孫氏曰：汝三官昨約周官人來船，今周官人等候已久。三官緣何不來？孫氏驚曰：三官離門甚早，安得未到船。潮回報周義：亦回去，與孫氏家四處徧尋。三日無踪。義思信与我約同買賣人，所共知。今不見下落，恐人歸罪於我。因往縣去首明。其狀云：呈狀人周義，年甲在籍，為懇

寃人命事。因義與趙信舊相結交，各帶本銀壹百餘兩，將往南京買布。約定今月初二日船上會行。至期不見信踪。信妻孫氏又稱信已帶銀早行。迄今杳然無跡。懇臺為民作主，嚴究下落。激切上呈。外聞干證。梢公張潮左右鄰趙質、趙協及孫氏等，知縣朱一明准其狀，拘一千人犯到官。先審孫氏稱：夫已食早飯，帶銀出外。後事不知。次審梢公張潮云：前日周趙二人同來討船，是日次日天未明，只周義到。趙信並未到。附傍數十船，但可證

及周義令我去催。我叫三娘子。彼方睡起。初出開大門。三審左右鄰趙質趙協俱稱信前將往買賣。妻孫氏在家攪鬧。是實。其侵早出門事。眾俱未見。四乃審原告曰。此必趙信帶銀在身。汝謀財害命。故搶先糊塗來告此事。周義曰。我一人豈能謀得一人。又焉能埋沒得屍身。且我家富於彼。又至相好之友。尚欲代彼伸冤。豈有謀害之理。孫氏亦稱義素與夫相善。決非此人謀害。但恐先到船。或稍公所謀。張潮辨稱。我一幫船數十隻。何能在口。

岸頭謀人瞞得人過。且周義到船。天尚未明。叫醒我睡。已有明證。彼道夫早出門。左右鄰並未知。我去叫時。他睡未起。門未開。分明是他阻夫。自己謀害。未知縣將嚴刑拷勘孫氏。那婦人香閨弱體。怎禁此刑。只說我夫已死。我願一死賠他。遂招認是他阻當不從。因致謀死。又拷究身屍下落。孫氏說。謀死者是我。若要討夫身。只將我身還他。更何必究。

未知縣判云。審得孫氏。虺蝎為心。豺狼成性。妬夫經紀。朝夕反唇。而相拮。負義兇頑。

暮直操刀而行刺。室家變為仇賊。戈矛起
自庭闈。及證出真情。乃肯以死而賠死。且
埋沒屍首。託言以身而還身。通天之罪。不
可忍也。大辟之戮。將安逃乎。鄰佑之證。既
明。凌遲之律。極當。餘犯無干。俱應省發。
再經府道覆審。並無寔異。次年秋。讞獄請決。
孫氏謀殺親夫事。該本執行刑。有一大理寺
左評事楊清。明如氷鑑。極有識見。看孫氏一
宗卷。忽然察到。因批曰。敲門便叫三娘子。定
知房內無丈夫。只此二句話。察出是稍公所

謀。再發仰巡按覆審。時陳察院方巡潮州府。
取孫氏一千人犯來問。俱稱孫氏謀殺親夫。
是的。孫氏只說前生欠夫命。今生死還他。陳
院單取稍公張潮。上問曰。周義命汝去催趙
信。該叫三官。緣何便叫三娘子。汝必知趙信
已死了。故只叫其妻也。張潮驟聞此語。愕然
失對。陳院曰。此是汝謀死是的。反陷他妻。張
潮不肯認。發打三十。不認。又挾敲一百。又不
認。乃監起。再拘當時水手來。一到不問。便打
四十。陳院乃曰。汝前年謀死趙信。張稍公告

出是你今日汝該償命無疑矣水手乃一一
供招出見得趙信四更到船路上無人傍船
亦不覺是猶公張潮移船深處推落水中復
撐船近岸解衣假睡天將亮周義乃到此全
是張潮謀人安得陷我後取出張潮與水手
對執潮無言可答乃將潮擬死釋放孫氏
陳院判曰審得張潮沉溺泉貨乾沒利源
駕一葉之舟欲探珠於驍龍領下蹈不測
之險思得納於蚊螭室中聞見趙信懷資
欲往南京買布孤客月中來一篙撐載菰

蒲去四顧人聲靜雙拳推落碧潭忙人墜
波心命喪江魚之腹伊回渡口財充餓虎
之頤自幸夜無人知豈思天有可畏至周
義為友陳告暨孫氏代夫證寃汝反巧言
如簧變遷黑白貽禍孫氏借證里鄰既害
人夫於深淵又陷人妻於死地水手供招
明是同謀自首秋季處決斷擬害命謀財
其鄰佑趙質等證據有枉各擬不應更知
賄朱一明斷罪不當罷職為民
按此欲雖張稍是賊却有周義早在船未見

其動靜又在口岸焉能謀人。孫氏雖無辜，因他與夫攪鬧，又鄰佑未見他夫出門，此何以辨？只因稍公去叫時，便叫三娘子，不叫三官。此句話人皆忽略，不知從此推勘，楊評事因此參出，遂雪此冤，真是神識。以此見官府審狀，不惟在關係處窮冤，尤當於人所忽畧，彼彌縫所不及處參之，最可得其真情也。

張縣尹計嚇兇僧

湖廣鄭陽府孝感縣有秀才許獻忠，年方十八，眉目清俊，手神秀雅，對門一屠戶蕭輔漢。

有一女名淑玉，年十七歲，針指工夫無不通曉，美貌嬌姿，賽比西施之麗，輕盈體態，色如春月之花。每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時見許生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之意。時日積久，亦通言笑。生以言挑之，女即首肯。其夜許生以樓梯上去，與女携手蘭房，情交意美。雞鳴生欲下，接歸。約次夜又來，女曰：倚梯在樓，恐夜有人過，看見不便。我已備員木在樓枋，將白布一疋，半掛員木，半垂樓下。汝次夜只手緊攬白布，我在上，予扯上來，豈不甚便。許生

喜悅不勝。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覺。只蕭屠
戶不知。有一夜許生為朋友請飲酒。夜深未
來。一和尚僧明脩。夜間叫街。見接垂白布。到
地。彼意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魚
寂然過去。手攬白布。只見接上有人。弔扯上
去。此僧心下明白。諒必是養漢婆娘。垂此接
姦夫者。任他弔上去。果見一女子。僧心中大
喜。曰。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肯捨我宿一宵。
福田似海。恩德如天。九泉不忘矣。淑玉見是
和尚。心中慚悔無邊。曰。我是鸞鳳好配。怎肯

失身於你。老子我寧將簪一根捨你。你快下
樓去。僧曰。是你弔我來。今夜來得。去不得。郎
強去。樓抱求懺。女怒甚。高聲叫曰。有賊。那時
父母睡去不聞。僧恐人覺。即拔刀。將女子殺
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樓去。次日早飯後。女子
未起。母去看。見已殺死在樓。正不知何人所
謀。鄰舍有平許生事者。與蕭輔漢言曰。你
女平素與許猷忠來往。有半簾。昨夜猷忠
在友家飲酒。必乘醉誤殺。是他無疑。蕭輔漢
即赴縣告之。其狀曰。告狀人蕭輔漢。為強

姦致死事。學惡許獻忠。漂蕩風流。姦淫無比。
見漢女淑玉。青年美貌。百計營謀。思行污辱。
昨夜帶酒佩刀。潛入漢女卧房。樓抱強姦。女
貞不從。袖刀刺死。謀去簪珥。鄰佑可證。惡逆
彌天。究情深海。乞天法斷償命。以正綱常。含
血哀告。此時縣主張淳。情如水蘩。明比月
鑑。精勤任事。剖斷如流。凡訟皆有神機。妙斷
人號曰張一包。言告狀者。只消帶一包飯食。
訖。即訟完。可歸矣。當日准了此狀。即差人拘
原被告。干證人等。各到。張公最喜。先問干證。

左鄰蕭美。右鄰吳範。俱稱蕭淑玉在近路樓
上。宿與許獻忠有姦。已半載餘。只瞞過父母。
不知此有姦是的。特非強姦也。其殺死緣由。
夜深之事。衆人何得而知。許獻忠曰。通姦之
情。瞞不過衆人。我亦耳心肯認。若以此擬罪。
我亦無辭。但殺死事實。非是我。他與我情如
魚水。何忍殺之。背地偷情。只是相親相愛。驚
恐人知。更有甚忤逆之事。而操刀殺我。蕭輔
漢曰。他認輕罪。而辭重罪。情可灼見。樓房只
有他到。非他殺之。而誰。縱非強姦致死。必是

絕他勿來。因懷怒殺之。且後生輕狂性子。豈顧女子與他有情。世間與表子。先相好。後相怨者。何限。非嚴法究問。彼安肯招。張公看猷忠貌。美性。和此人似非。兇暴之輩。因問曰。汝與淑玉往來時。曾有甚人。樓下過。曰。往日無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晝夜間敲木魚經過。張公忖到。因發怒曰。此是你殺死已的。今問你死。你耳心否。猷忠後生。輦驚慌。答曰。耳心。遂發打二十。盡招說。收監去。張公密召公差王忠李義。問曰。近日叫街和尚。在某處居住。

王忠曰。在玩月橋觀音座前歇。張公分付你二人。可密密去。如此施行。訪出賞你。其夜僧明脩復敲木魚叫街。約三更時候。將歸橋宿。只聽得橋下三鬼聲。一叫上。一叫下。一低聲啼哭。甚悽切。驚人。僧在橋打坐念彌陀。後一鬼似婦人聲。且哭。且叫。白明脩。明脩我陽數未終。你無故殺我。又捨我箬珥。我告過閻王。命二鬼使伴我來取命。你反央彌陀佛來講和。今宜討財帛。與我并打發鬼。使方與私休。不然。再奏天曹。定來取命。縱諸佛難保你矣。

僧明脩乃手執彌陀珠。合掌答曰。我獨僧慾
心似火。要姦你不從。又恐人知捉我。故一時
恠殺你。今簪珥戒指尚在。明日將買財帛并
念經卷。超度你。千萬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二
鬼又叫一番。更淒慘。僧又念經。再許明日超
度。忽然二公差出。將鐵鍊鎖住僧。方驚是鬼。
王忠乃曰。張爺命我捉你。我非鬼也。嚇得僧
如塊泥。只說看佛面求救。忠曰。真好個謀人
佛。強姦佛也。緊鎖將去。李義收取禪担蒲團
等物。同行。原來張公早命。二公差顧一娼婦

在橋下。作鬼聲。嚇出此情。次日鎖明脩。并帶
娼婦入見。一一叙橋下做鬼嚇出明脩。要強
姦不從。因致殺死情由。張公命取庫銀賞娼
婦。并二差。訖。又搜出明脩破衲襖內。簪珥戒
指。輔漢認過的。是伊女挿帶之物。明脩無辭
抵飾。一款供招。認承死罪。張公乃問許猷。忠
曰。殺死叔玉。是此賊。禿該償命矣。你作秀才。
姦人室女。亦該去前程。但更有一件。你未娶。
叔玉未嫁。雖則私下偷情。亦是結髮夫婦。一
般。况此女為你垂布。恠引此僧。又守節致死。

亦無玷名節何愧于汝婦。今若願再娶，汝
去前程，若欲留前程，便將淑玉為你正妻，你
收埋供養，不許再娶。此二路何從？猷忠曰：我
知淑玉素性貞良，只為我牽引，故有私情。我
亦外無別文，昔相通時，曾囑我娶他，我亦許
他。祭科時定謀完聚，不意遇此賊僧，彼又死
節明白，我心為他且悲且幸，豈忍再娶？況此
獄不過父母神明，雪我冤枉，我亦定死獄中。
求生且不得，何暇及娶乎？今日只願收埋淑
玉，認為正妻，以不負他死節之意，於願足矣。

決不畜再娶也。其前程留否，惟憑天臺所賜
本意，亦不敢期必。張公喜曰：汝心合乎天理，
我當為你力保前程矣。即作文書，申詳提學
道。

張知縣申詳語本職審得生員許猷忠，青
年未婚，鄰女蕭淑玉，在室未嫁，兩少相宜。
五夜會佳期於月下，一心合契，半載赴私
約於樓中，方期緣結乎百年，不意變生於
一旦，兇惡僧明脩心猿意馬，夤緣直上重
樓，狗幸狼貪，糞土將污白璧，謀而不遂，袖

中抽出銅刀。死者含冤。暗裡剝去簪珥。傷
我淑玉。遭允僧。斷喪香魂。義矣。猷忠。念情
妻誓不再娶。今擬僧償命。庶雪節婦之冤。
留許前程。少獎義夫之槩。未敢擅便。伏候
斷裁。

韓堯道批曰。僧明脩行。強不遂。又致殺人。
謀去其財。決不待時。許猷忠以學校犯姦。
本有虧行。止但義不再娶。亦有大節可取。
准留前程。蕭淑玉。室女犯姦。人以為非良。
不知此許生牽引之故。彼雖幼之年。失于

不知禮法矣。至後堅抗淫僧。寧殺身而不
屈。其貞烈昭昭。乃見真性。許生僅得身榮。
可堪朝廷命婦。何忝于猷忠之正妻乎。依
擬此繳。

後萬曆己卯科。許猷忠中鄉試。歸謝張公曰。
不有老師。猷忠作囹圄之鬼。豈有今日。張公
曰。今思娶否。許曰。死不敢矣。張公曰。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許曰。吾今全義。不能全孝矣。張
公曰。賢友今日成名。則蕭夫人在天之靈。必
喜悅無窮。就使若在。亦必令賢友置妾。今但

以蕭夫人為正，再娶第二房，令聞何妨。獻忠堅執不肯，張公乃令其同年舉人田在懋為媒，強其再娶霍氏女，為側室。許獻忠乃以納妾禮成親，其同年歸，只填蕭氏，不以霍氏參入，可謂婦節夫義，兩盡其道。而張公雪寃之德，繼嗣之恩，山高海深矣。

郭推官判猴報主

建寧府花子陳野弄猴抄化，積銀四兩，在水西徐元店內秤，有橋夫涂起，瞧見，跟至水西尾僻處，將陳花子打死，去屍於山徑樹叢中。

猴逃於山去，搜銀回訖，並無人見。越二日，龐軍門陞官過建寧城內，大小文武官員轎四十餘乘，絡繹往水西去迎。時有推官郭子章者，號青螺，係江西泰和人，辛未科進士，居官清正，才高識敏，屢辨疑獄，案無積牘。人有頌言，凡異府大訟，皆願批郭爺刑館，至則剖決公明，無不心服。故建寧屬下，皆稱為郭白日。此時亦往水西去，在前轎過者，有三十餘乘。後來者又有十餘乘，忽一猴從山而下，四顧瞻視，見郭公轎到，持去扯住轎槓侍從，以剝

條打之死。挾不放。郭曰：汝有甚事乎？我令二
公差跟你去。猴即放轎上山。二公差跟去。見
一死屍。回報曰：此猴引至山路邊樹叢中。有
人謀死一屍身。郭曰：果有此冤事也。猴又表
到郭密囑二公差曰：汝二人在此。借一小慢
轎。將猴鎖住。置轎中。密擡入我私衙去。喂養。
勿使外人知之。亦勿說出見死屍事。汝若漏
洩。各打三十板。二人領命去訖。人並不知猴
告死屍。及猴已藏入衙矣。及郭公到水西尾。
練氏夫人祠中坐定。同僚問曰：頃山猴挾公

轎。槓真怪異哉。此主何吉凶也。郭公笑曰：畜
物窮則依人。此必為山中狼虎所逐。故走入
人群中。此何足為異。亦何閑吉凶。只我衙中
有一異物。日前見一把舊交椅。積有疾塵。我
用雞毛帚柄打去塵。椅能言曰：勿打我。但問
甚事。我能言之。我問之曰：我當做到甚么官
止。椅曰：官至禮部侍郎。食尚書俸。我又問曰：
我某年死。椅不答。又打之。椅曰：我言福。不言
禍。言生。不言死。言人善。不言人惡。我又問曰：
我子幾何。椅曰：五子。三登科。此物真奇怪也。

同僚笑曰。此事我不信。但出自老先生口。似
乎可信。郭曰。諸公不信乎。今日接軍門。明日
去後日十三。請在堂上。與衆試之。隨問好事
無不應答。只不言人惡也。此時衆官多不信。
而各衙手下人無不傳揚。須臾間。水西一街
建城民。盡知郭衙舊椅。能報善事矣。至十三
日。有好事者。聯群結黨。入府衙。看椅言人聲
鬧。聞于私衙。郭公囑家僮曰。少頃百姓來看
打椅。若見人填滿府堂。可密放此猴。在我身
傍來。郭即升堂。請太府等同到。即令手下擡

一舊破椅出來。由是人傳人。近傳遠。無不來
看。須臾人滿府堂。猴在身旁矣。手下打椅。幾
破。終無言。郭曰。椅言矣。諸公聞否。太府笑曰。
實未聞。一堂莫不哄笑。郭曰。椅明有言。謂今
日不言福事。堂下有一冤事要言。諸公何笑
也。即令閉了府門。與太府言曰。前日挾我轎
者。此猴今日何故又在此。莫此非即冤事乎。令
皂隸置猴肩上。於堂上下。左右廊。周行一匝。
猴只回顧。審視至大門邊。一人依腰俯首。躲
在人叢後。猴見一跳過去。將其人亂爪。皂隸

即扭此人上堂，衆皆相顧駭異，不知猴爪此人何故，其人嚇得面色蒼黃。郭公曰：汝何謀人於水西山路，且供出謀得銀若干，及報姓名來，其人心道郭公如神，知此情難隱，只得供曰：小人是轎夫涂起，所謀得花子陳野屍四兩，郭公曰：四兩銀少，何害人一命，必不止此。涂起曰：客店徐元可證，時元亦在堂下，即捉來問。郭公曰：汝與涂起同謀乎？元曰：陳花子在我店內秤，只是銀四兩，後涂起所謀，我並不知。涂起曰：銀數他知，謀殺委與他無干。

郭公發打涂起三十。

郭公即判曰：涂起奔走小徒，斷僕下賤，見陳野露財店內，遂起狼貪，操兇器水西途中，輒行狙擊，不思花子之銀，銖積寸累，得之抑何艱，乃敢利人之有，害命攫金，閔焉而不畏，是可忍，則不可忍，此而為，將無所不為，若非畜物知恩，誰挾轎槓，而訴主枉，亦是天道有眼，故托打椅而得兇人，謀財而見其贓，害命而得其實，斷之以死，誰曰不宜。

當日看審此獄者何止萬人莫不交口誦贊
曰郭公真白日也洞照幽冥化享物類矣猴
見打了冷起收入監去亦知來拜謝人豈異
之拜後又叫號不已郭公曰莫非為爾主未
葬乎即令公差同猴去葬之葬訖猴在墳上
哀號跳躍而死公差將猴附葬其傍歸報郭
公郭公追出冷起駐銀四兩令人立義猴亭
於其上後人題詩於亭云曾聞昔日孫供奉
今見城西有義猴畜物也能知報主愧殺辜
恩負義況又布詩贊郭公云紛紛車乘出城

西獨向公前訴悽悽豈是義猴無慧識知公
素德遍群黎

按猴知來投告已是郭公素行勤於神明格
於物類其後故以打椅事捕得真賊此亦未
巧其巧在藏猴衙內而人不知先說椅不言
人惡事故惡人敢來看此是郭公智超物類
識高古今處豈負異物來投之意哉宜其有
郭白日之名也

蔡知縣風吹紗帽

蔡應榮登弘治間進士年方十九歲初任俠

西臨洮府河州縣知縣，發奸摘伏，明斷如神。一日坐晚堂，忽然微風漸起，吹滅案上燭光。及門子復點起來，蔡知縣頭上失了紗帽。燭初猶疑是手下人侮弄他，及問左右，以紗帽何在，各各相顧驚愕，不知所對。乃限各在衙人後，三日內要眼尋此紗帽下落。如不見，各重加責罰。次日公差魏忠出北門去，勾攝犯人，統離城二里地名大坪路傍梨樹下，有一紗帽。忠疑曰：此莫不是蔡希的手，即檢回報。知果然是也。蔡公問其檢得之處，即命魏忠

引路，親撞轎去看。令左右掘開梨樹下，見有一死屍，頸上傷一刀痕。蔡公知是被人謀殺者，命查梨樹兩傍之地，是何人耕佈。即時拿得梨樹左邊地主陶鏞，鄰七。右邊地生梅茂。梅芳四人到官。蔡公審問曰：汝等安得謀人埋在梨樹之下？陶鏞等曰：小的俱良善百姓，那敢謀人。况自己園地，日夕往來，若有虧心事，豈敢埋冤魂在自己園邊？蔡公故將八般刑具，排在堂上，將四人上了挾棍，皆叫屈不肯認。蔡公令各討保出外，限三日內，汝四人

要究謀人正犯來。若跟尋不出，將這廝活活打死。定要一個償命。當日四人出外，明問暗訪，並無踪跡。街坊盡傳說此事矣。其夜蔡公密召曾啟、魏忠等十六人，來囑付曰：我給汝等四面白牌，次早初開城門，你分作四門出，各執一面牌，於離城三里外等候。但有出城者，都要拿來，限明日申時解見。曾啟等依命。次日四門各將出城人解來，約有二百餘人。故將幾人來審問盤詰，漸近天晚，乃命在衙皂快將此二百餘人，各領幾名出外。明日一

齊送來，定要嚴審。下午早已分付各皂快曰：停會，命你輩領出各犯，我不管你所領多少。可各背地索他銀，故說肯獻銀與你者，許私下放他。如有肯出銀者，即來稟與我知。時各皂快領人去，都依命賺索銀兩。曾啟亦領得五人，內有開店人丘通，肯出銀伍錢，求私放他。曾啟留他食晚，假意許夜間放走，即先來報知。縣主蔡公令二公差在門首候。夜飯後，曾啟放出丘通。二公差拿住曰：蔡爺正恐你走，果不出所料矣。丘通不知蔡公何故，知他

要走心中已驚恐十分。及鎖來見蔡公已坐堂久候燈火明亮。刑具安排人聲悄靜。好似閻王殿一般。年通益恐。蔡公喝曰：你謀死人埋在梨樹下。冤魂來告我。我已體訪得實。要待明日審問你。今夜何故反思逃走。好從頭招來。免受拷打。年通見說出真情。嚇得魂不附體。一時難隱。只得從實供出曰：前月初十有一孤客帶銀三十兩在店借宿。不令將他謀死。當夜將埋路傍梨樹下。其銀尚未敢用。埋在房間床脚下。委的是實。蔡公令公差押年

通去取銀。果於床脚下掘開取出絲銀三十兩。通既承認真贓。又可據。乃取贓入庫收貯。擬年通以謀財害命之罪。蔡公遂寫定判案。申按院曰：審得年通招商作活。開店營生。前月初十近晚。遠客一人獨來。見其金多。遂起私願之想。欺其身獨。輒行害命之謀。肆惡夜中。不思天理。可畏。埋屍樹下。自謂暮夜無知。使冤魂逐雨。韻以悲號。點點梨花墮淚。致怨氣隨風。威而浙瀝。淒淒槐砌。訴冤吹去烏紗。非是登高落帽。縛來逋客。

果是謀人正兇三十兩真贓依然俱在一
十里孤客今已雪寃獵人於家自作之孽
殺人者死速即爾刑
時按院依擬繳下秋季處斬訖按怪風吹去
紗帽本是冤魂相投但蔡公之明故限梨園
邊鄰採訪謀人賊知其人心虧必是遠走又
先使人盡捕出城者然亦難辨却又使之索
銀私放彼心虧者必思賄買求放因此遂辨
出真犯蔡公之明不可及矣

樂知府買大西瓜

樂宗禹浙江處州府龍泉人登成化丙戌科
進士歷官至徽州府知府公平廉察遠近咸
服一日公子病篤無醫可療時六月中思食
瓜樂大府即差慣辦公差黃德去買德直往
水北橋去揀好的買會有少年周繼生者挑
一擔瓜來黃德即叫買瓜見担內一瓜大如
桶青如玉世間異物瓜中之王黃德問曰這
大瓜多少銀繼生應曰我這瓜天下無雙要
七分銀黃德將五分銀問他買入衙去樂爺
見那瓜生得異常熟視之覺有啾啾之聲心

疑其怪。細思之。恐其有寃。即叫黃德去水北橋。叫繼生都挑入衙來。買樂太府隨即出堂。問繼生曰。你爪如何這等大。這等精來。何以堪。既而得此也。生應曰。爪園近年出一爪王。要做功果。但一年出在一方。幸今年出在生園內。然這個還未大。園內尤有一個更大些。樂爺聽得繼生說。即叫轎夫。撞往爪園去看。果見爪大異常。遠視之。又覺那爪有鼓舞之狀。心益疑之。即叫差人黃德李二郎掘下去。看有何物。二人掘下二三尺。見一死屍。頭腦

窩

一刀痕。心窩刺一刀。面上腥紅而屍不朽。樂太府即叫差人將繼生鎖住。帶入衙來。喝曰。這畜生。你敢謀死此人。該得何罪。好好招來。免受刑法。那人不是。繼生謀死被打被放。只叫枉屈死不肯招。樂府判不得。自思忖曰。既不肯認也罷也。罷。府內城隍為一府之靈。我和你去打城隍。若是聖筭。即是你謀死。你即有像秦口舌也難分辨。若是陰筭。陽筭。與你無干。我遂開你繼生聽得。樂爺要去打城隍。心中甚喜。有得生之路。去到城隍內。楚香^焚持

祝已畢，隔擲一筭，却是陽筭。又筭杯分作八字，樂府自覺問枉他十分懊惱，心中自忖：這筭分作八字，莫非揚八謀死信空說，你邊鄰有人叫揚八否？繼生應曰：鄰園氏，即揚八的。樂府帶回衙，即差人去拿揚八。揚八心虧，聽得差人來拿，驚得魂不附體，一時拿到。樂太府曰：揚八，你好大膽，繼生氏園死屍，是你殺死。揚八答曰：有何見證？樂太府曰：我到城隍去打筭，一時昏倒，城隍對我說：是你謀他財，害他命，將屍埋在繼生氏園內，你還敢瞞推。

殺人者死，何說之辭，好好招來，免遭刑憲。揚八被太府一詰，又真是他謀死，只得實招曰：去年八月十五日，湖廣販棗客人張仲興在我家歇，我見他皮箱有銀，將酒灌醉。半夜三更，一刀刺入心窩，窩只叫一聲而死，遂撞在繼生園內去埋。樂府問得明白，即將白金一兩賞繼生去，一面寫文書，申上司兩院，把揚八問債命。

判之曰：審得揚八謀死湖廣客人張仲興，謀財害命，事天之生物，惟人為貴，律之所

設人命為先，痛此客人，奔走江湖，何期死
子非命，狼戾揚八，希畜財貨，置彼死子，無
辜，三更灌醉，持刀刺入心窩，半夜扛撞，將
屍埋於瓜園，使他父子不相見，狼子獸心，
伴彼產業盡消亡，蛇惡蝎毒，舊年八月十
五日夜興，掙命一聲，趨離死路，破頭流血，
逐喪黃泉，心不肯其，鬼神為你除奸賊，死
矣，瞑目，英靈變作大西瓜，痛仲興草木為
之悽慘，恨揚八，人人得而誅之，謀財害命，
死有餘辜，依律按刑，罪當大辟。

自樂太府判此大瓜後，那公子之病不藥而
愈，人皆稱其公明所致云。
舒推府判風吹休字
北京大名府資福寺有一僧海曇，往鄉下取
苗租，其他佃人潘存正與海曇角口，曇發怒性，
將存正痛打，嘔血而死，存正之兄存中赴方
大巡處，陳告曰：告狀人潘存中為人舍事，痛
第存正，卸農善懦，竟遭兇惡僧海曇，十月十
一日，來家取租，怒正供饌不豐，因致角口，曇
力大能拳，將正亂打，即時嘔血，十三日身死。

鄰里周才等可證。乞委廉檢驗。誅惡償命。生死啣結。哀告。方大巡批曰。仰該府刑館詳問。解報。僧海曇亦去訴曰。訴狀人僧海曇。年籍在牒。訴為圖賴事。貧僧孤零。守法本分。因佃潘存正積欠苗租。十月十一日。往家理取。正在病危。並未出見。豈惡潘存中欺僧善弱。罵逐出門。今存正病故。與僧何干。反行圖賴。懸捏人命。乞弔驗。有無傷害。涇渭得分。仍乞追苗租。寺門有主。叩訴。方大巡批曰。該府刑館併問。將歸潤為大名府理刑。蒙大巡初批。此

狀來。問甚是。處心思。審出真情。以求知於大巡。見他有能人犯。拘存日。即發解去。檢驗時。原告潘存中。被告僧海曇。干證周才。排年胡卿等。都到屍場候審。及命伴作等。撞開棺木。取屍。檢驗。只是一空棺。並無屍身。潘存中曰。小的弟。即存正。被僧海曇打死。是的。徧體傷重。他恐。檢出直情。難逃償命。放生計。偷屍。以作疑獄。思連累衆人。後彼死罪。望老爺。爰刑研究。下落。死寃得雪。僧海曇執曰。潘存正。因病身故。存中欺心。懸空告貧僧打死。今恐檢

出無傷。故自行偷屍。以掩圖賴之罪。不然棺
柩近伊門首。必有人守護。况資福寺到此有
五里程途。偷屍豈無人見。伏乞老爺洞察。便
見存中圖賴之情。舒公乃問干證曰。此事原
由如何。好從頭道來。周才等曰。那日存正與
海曇在家廝打。存中來相助。小的在外。只聞
鬧聲。及去勸解。海曇已走出門外。後過三日。
存正身死。是的。其偷屍。乃暮夜行事。不知是
誰。舒公曰。既有打。必有傷。海曇身敵二人。又
能跳身走出。必是能拳。故打着存正致命。此

屍是海曇偷矣。遂命挾起來敲上一百。不可
認。後乃解挾。海曇執曰。那日只與存中鬧爭。
並未交手。焉能傷其弟。若果有重傷。次日何
不早告保辜。今貧僧正願得屍一檢。以證彼
誣告。豈料彼又生此奸謀。中他毒手乎。若得
此屍一檢。倘有傷。小僧即死也。無怨。舒公將
手中亦挾。亦不肯認。又執四傍居民來問。皆
稱不知誰人偷屍。舒公不得此事明白。納悶
而歸。從資福寺經過。天已近晚。遂入寺暫宿。
待次日。方面在法堂坐定時。寺僧已整備筵

席到矣。忽空中飄一張狀紙來。中間只有一
休字。舒公原已不樂。驟見此事。心中轉加疑
怪。乃起祝伽藍曰。本職奉大巡明文。為檢潘
存且^正之屍而來。今不見此屍。事不得明。因天
夜在此寺假宿。忽空中吹一休字而下。使我
愈加疑悶。今敬禱神明。祈求靈筭。以決臧否。
倘此訟當休息乎。得聖筭。或我官當休罷乎。
得陽筭。抑或死者陰魂不肯休乎。得陰筭。把
兩杯擲下。果成陰筭。舒公自付曰。原來是陰
魂不肯休。然尋不得屍。雖坐此僧償命。此夜

展轉思量。睡亦不寧。次早起來散步閑遊。
暢情懷。雖則遊玩。心中只想個休字。此寺惟
藏經閣最高。行到此閣上。見四圍景致。果是
幽雅。觀望間。見二門外。二樹蒼老。枝幹竒矯。
因以指寫休字於掌。曰。休字明是人字傍。放
一木字。敢莫人在木傍乎。遂下閣。步至二門
外。兩大大樹下去。親看見右邊樹下。有一匝土
痕。不舊。命手下掘開。掘至三尺。見一屍取出。
來。潘存中認之曰。此正吾弟屍也。不料此賊
僧偷埋在此。非是閻王老爺神明。安能察出。

此情遂檢之果有致命傷痕僧海曇知事情
露出百口難辨乃供招認死
舒公判之曰審得僧海曇未明五蘊那戒
三嗔逞惡跳梁兇回同於羅刹使勢凌轍
狠實類於夜叉索佃戶之苗何須罵詈嫌
東道之薄遂致揪毆義矣鄰周才奔救而
廉及傷哉潘存命死於無辜十一日毆即時
吐血十三日死何待保辜惡惧檢驗之見
傷夜謀偷屍而埋寺天怒之而風飛休字
神憤之而苦擲成陰古樹傍掘出冤魂屍

首檢場內驗明致命根因雖百口以何辭
合一耳而就死秋期處決罪當其情
立成文案申於按院方大巡即依擬將僧海
曇秋季斬訖此雖潘存正之冤魂不肯故終
取償命抑亦舒公之英明用心察獄乃能猜
出休字以昭雪其情不然此案卷幾何而不
為疑獄哉
項理刑辨鳥叫好
南京太平府董知府盛同知鍾通判同推官
項德祥在慶元寺講御約有一鳥緜身黃尾

飛立寺簷上，聲聲只叫好好。董太府喜曰：好安上治民，莫如禮。移風易俗，莫如樂。今講鄉約以訓民，正禮陶樂泐之化也。致禽鳥感孚，聲聲叫好，豈非教化之驗，瑞氣之徵乎？盛同知附會之曰：昔虞廷奏韶而威鳳儀，師曠調樂而瑞鶴翔，蓋禽鳥得氣之先，故鑒和而來止，覓德而下集。今此鳥叫好，可謂化多草木，信格豚魚矣。鍾通判亦和之曰：昔君陳尹東郊而鵲讓巢，魯恭令中牟而馴野雉，皆因牧守之循良，故禽感德而來應。今鳥報好音，是

府尊之化行，而和風翔洽也。董太府讓曰：二三大夫之功也。老夫何力焉？項推官大笑曰：如三位老先生之言，則今日乃唐虞之治，魯龔之化也。依學生愚見，此乃冤抑不平之鳴，夾非和平之好音。盛同知曰：鳥聲叫好，何以為不平之鳴？項推官曰：諸公祇聞其聲響，不洞察其衷情耳。鍾通判曰：公非公治長之知鳥音，何以能識鳥之衷情？項推官曰：此鳥雖連聲叫好，然其音悽以慘，詳聽之，其情苦以悲。以我之情，度鳥之情，故知叫好之中，有大

不好存焉。此非韓朋之鶴，必為精衛之魂。非
望帝之怨，則是令威之歎。難比南國騶虞，中
牟馴雉矣。董太府三位凝聽之，其音果悲哀
慘切。乃言曰：此吾輩所不能察也。惟老先生
究竟之。項推官因立而祝鳥曰：你叫若是好
事，可在府尊三位前周飛一匝。若右冤抑不好事，
可在我身邊周飛一匝。其鳥遂振翼向項推
官身邊周飛一匝而去。又立於簷上，叫好。董
太府三位驚異之，皆供讓。項推官曰：此鳥果
靈怪，必有冤抑之事。願老先生代之伸雪。吾輩

誠不能也。項推官思之，不得其故，乃先起身
回衙。又祝鳥曰：你果有甚事，可在衙中聽審。
其鳥果隨飛入衙去，在庭樹中叫好。項推官
反覆思尋，終不知其何由。又向鳥祝曰：我命
趙豹蘇蓋二公差跟你前去，有甚冤情，引他
拿來。其鳥遂飛去。趙豹二人眼之，見其復立
於寺簷，回報曰：那鳥照舊在寺簷上立。項推
官曰：你速再去看他，終在那裡止。趙豹二人
復去，却不見了。聞其聲在寺棟中叫，急討接
梯，登寺棟高處望，見鳥在三寶殿左邊僧舍

中立少頃飛下僧舍外一矮屋去不復飛起。趙豹下尋其矮屋乃是東淨並不見鳥踪影。二人回報曰小人再去者見鳥在三寶殿左邊僧舍中立少頃飛下東淨去不見其踪。項推官即打轎到寺中命手下於東淨中掘開統掘及三尺取出一婦人來綠衫黃裙傍又一個四五歲的兒子頸上俱傷刀痕。項公問三寶殿左邊舍是誰所住寺僧答曰是晴雲禪房。即拿晴雲到問之曰你連救兒子婦人二命殞於廁中因何緣故。晴雲抵賴曰本寺

外人往來甚多小僧全不知埋甚人在。連救二命何曾是我將來扶起又不認乃拿晴雲左右房二僧來問亦互相掩飾不肯證。項推官曰晴雲償一命以定不由他不承只你二人更要一個償命乃並扶起二僧方指出晴雲曰前月有寡婦馬氏抱一兒子來寺許愿因在各處遊玩晴雲頓起淫心哄入禪房要行強姦寡婦不從先殺其子又殺寡婦私埋東淨並不^干我二人之事。僧晴雲曰我一人害二命寃債當還矣。項推官即放此二僧擬

晴雲梟首之罪。豈美於斯。昔者。判之曰。審得僧晴雲。淫若拐丁。兇同毒蝎。幸蔡婦之來寺。頓起淫心。入禪室而行強。渾忘佛道。嗟馬氏心如鐵石。永勵水操。恨妖禿。猛甚虎狼。橫推霜刃。欺孤侮寡。曾焉。之故。習重萌。剖腹剝胎。禁紂之矜。惡復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汝安則為。又何弗為。誰識蘭蕙香魂。殯閹廁而不染。須信忿憤。逝魄化禽鳥。以鳴冤。切切聲悲。抱子死母。死之恨。哀哀叫好。舍一女一子之靈。想怨。

氣不磨。故達法官而訴屈。豈覽輝而下。持。來約所以呈祥。啼血杜鵑。怨殘春。且為墮。淚。啣木精衛。恨苦海。猶然驚心。矧茲烈婦。之魂。可逭兇僧之殺。梟其首以正典刑。懸。于寺用懲來者。

時頃公辨雪此冤。人皆傳異。董太府三人。皆自以為弗及。以後凡疑獄。皆推讓與問。悉得真情。一府肅然。清寧。廉明之功大矣。

曹察院蜘蛛食卷

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有民鄭鳴華。家道殷富。

止生一子名一桂。美丰容，好歌吟，屢有媒約。代他議親，因鳴幸揀擇太嚴，未為聘娶。年至十八，益知風月，其對門杜預修家有女名季蘭，性淑有貌，因預修後妻弟氏欲主嫁與外姪弟必興，預修不肯，以致延至十八歲未許適人。鄭一桂聞見其貌，千方計較，得與通情。季蘭年長知事，心亦喜歡，後於每夜潛開猪門，引一桂入宿。又經半載，兩家父母頗知之。季蘭後母弟氏在家攪鬧，後閨防甚密，然季蘭有心向一桂，怎能防得。一日弟氏往外家

去，季蘭在門首候一桂約之。夜未，其夜一桂復往，季蘭曰：我與你相通半載，已懷三月孕矣，你可遣人來議媒，諒我父亦肯，但繼母在家，必然阻當。今乘他歸外公家去，明日千萬着心，此事成則姻緣可久，不然吾為你死矣。縱有他人肯娶我者，妾既事君，決不改節於他人。鄭一桂欣然連諾，一夜叙情，綢繆雲雨。到五更早，季蘭仍送一桂後猪門，攔出適有屠戶蕭聲早起宰猪，見之心忖曰：必一桂與預修之女有通，故從他猪門而出。蕭聲密後

猪門挨入去。果見李蘭在偏門邊倚立。蕭聲
向前適之求懽。李蘭曰：你何人敢這膽大。蕭
聲曰：你養得一桂，獨養不得我。李蘭哄曰：彼
要娶我，故私來先議。若他不娶，則後日從你
無妨。即袖身走入房去，鎖住門。蕭聲只得走
出，心中執躁，自思曰：彼戀一桂，後生怎肯從
我。不知明日殺了一桂，使他絕望。諒李蘭事
必得到手。次日一桂稟知於父，要娶李蘭。鄭
鳴華曰：幾多媒來議豪家女，我不納。他今娶
此不正之女，為媳婦，非惟辱我門風，且無柰

人笑何。一桂見父不允，一日憂悶無聊。至夜
靜後，又往李蘭家，行到猪門邊，被蕭聲突出
殺之，並無人見。次早鄭鳴華見子被殺，不勝
痛傷，只疑是杜預脩所殺，遂赴縣告曰：狀告
為仇殺事，棍惡杜預脩，因揭借不允，致懷私
忿，故將女李蘭誘華男一桂入室成奸，逼勒
銀兩，醜謀不遂，兇刃殺死。切思陷人成姦，殺
伏殺命，伊女獨生，我男獨死，套陷謀深，成嗣
情慘，乞律斬償命，死靈不朽，哀告杜預脩去
訴曰：狀訴為電誣事，脩與鄭鳴華並無宿隙。

伊男被殺。不知何人。懸捏預修教女誘姦。稍有人心。肯行此計。伊補勒銀。有何證見。拿人作對。冤折可憐。乞天劈誣。涸涸得分。叩訴朱知顯。拘未問。鄭鳴華曰。亡兒一桂與伊女李蘭有姦。是的。李蘭囑我兒娶他。我不肯允。其夜遂彼殺。此必亡兒復往他家。故預修殺之。倘非彼殺。更有誰也。杜預修曰。小女與一桂有無姦情。我並不知。縱求嫁不允。有女豈無嫁處。而須強人。其初求嫁之也。何親。其終殺之也。何仇。他告我遺女誘他男成姦。今且補

我女求嫁伊男。皆是砌虛之辭。望老爺察之。朱知顯問李蘭曰。有無姦情。是否。誰殺。惟你知之。可從實道來。李蘭曰。先是一桂十般調戲。我因而成姦。他先許娶我。後來我願嫁他。皆出于真心。曾對天誓過。其通姦已將半載。向來殺死。不知是誰。妾實不知。朱知顯曰。你通姦半載。父知而殺之。是你父殺的矣。將杜預修挾起。不肯認。又將李蘭上了挾棍。李蘭心思一桂真心愛我。他今已死。幸我懷孕三月。倘得生男。則一桂有後。若受刑傷胎。我生

亦枉然。遂屈招曰：「一桂是我殺。」項知縣曰：「是你情人，何故殺之？」李蘭曰：「他悔不娶我，故殺之。」朱知縣曰：「你在室未嫁，則情夫如同親夫，始焉以室女通姦，終焉以妻子殺夫，淫狠兩兼，合應擬死。」鄭鳴華杜預修皆信謂真。再過六個月，生下一男，鳴華因無子，此乃是他親孫，願出養之，保護甚至。過了半年，察院曹立規出巡到府，夜閱杜李蘭事一宗文卷，忽然一大蜘蛛從梁上墮下，食了卷中幾字，復漸上去。曹院心下疑異，次日即審這起事。杜李

蘭曰：「妾與鄭一桂私通，情真意實，怎忍殺之。只為懷胎三月，恐受刑傷，故屈招認。其實一桂非妾所殺，亦不干妾父之事，必外人因其故殺之，使妾枉屈償命。」曹察院曰：「你更與他人有情否？」李蘭曰：「只是一桂，更無他人。」曹院曰：「一桂亦更有外交否？」鄭鳴華曰：「並無別私交。」曹院心疑蜘蛛食卷之事，意必有姓朱者殺之，不然亦原日朱知縣問枉也。乃曰：「你門首上下幾家，更有甚人可歷報名來？」鳴華歷報上數十名，皆無姓朱者。只內一人名蕭

聲曹院心猜蜘蛛亦一名蛸蛛莫非此人也
再問曰蕭聲作何生理對曰宰猪曹院心喜
曰猪與蛛音相同是此人必矣乃令鳴華回
公差去拿蕭聲來作干證公差到蕭聲家曰
鄭一桂那起人命事大巡來討你蕭聲忽然
迷茫曰罷了罷了當初是我錯殺你今日該
還你命公差唱曰只要你做干證蕭聲乃驚
語曰我分明見一桂問我索命何故只是公
差此是他冤魂來了我同你去認便是鄭鳴
華方知兇是蕭聲殺即同公差鎖之到院蕭

聲一槩承認曰我因早起宰猪見李蘭送一
桂出門我便去姦李蘭他說要嫁與一桂不
肯從我次夜因將一桂殺之要畜李蘭到手
詎料今日露出情愿償他命矣
曹院判曰審得鄭一桂係李蘭之情夫杜
李蘭乃一桂之表子往來半載三月懷胎
面結姻緣百世諧老陡被蕭聲所遇便起
分姦之謀恨李蘭之不從將一桂而暗刺
前官因稽實跡誤擬李蘭於典刑今日訪
得真情合斬蕭聲以償命餘人省發正犯

收監

當時李蘭稟曰妾蒙老爺神見死

得中

生犬

馬之報願在來去但妾雖身許鄭郎奈未過門今兒子已在他家妾願鄭郎父母收留入家終身侍奉誓不改嫁以贖前私奔之醜鄭鳴華曰日前亡兒已欲聘娶我嫌私通非貞傲之女故不允今見有拒蕭聲之節有守制之心我當收留撫養孫子耳曹院即判李蘭歸鄭門侍養公姑後李蘭寡守孤子鄭思椿年十九登進士第官至兩淮運使封贈母杜

氏為太夫人夫鄭鳴華以擇婦過嚴致子以奸淫見殺杜預修以後妻掣肘致女以私通招非皆可為人父母之戒杜李蘭始雖早早苟合終能昭昭明節晚受褒封可為知過能改之勸使當時失節蕭聲抑訟後改嫁不過為淫奔賤人耳雖有貴子安得享其榮贈哉若鄭一桂淫人室女致取殺身理亦宜也文不足道矣

譚知縣捕以疑殺妻

山西大同府朔州縣有民尤廣廉性多狐疑

残忍猜忌，娶妻施巧妹，性情活潑，言語輕快。
廣廉嘗與妻行房事，問之曰：「我的氣力太工，
夫好，施巧妹戲答之曰：「你工夫不好。」廣廉曰：「
誰人的好？」巧妹曰：「他人的更好。」廣廉因此遂
疑妻與外人有私交，持此疑心在內。後見妻
一言一動，便生猜度，曰：「此言辭似有情弊，此
情狀似有掩飾，又故退託出外，在背地藏之，
欲捕其奸夫，並不見有來往，疑端百出，而妻
以無心持防，全不知夫之疑已，然積疑成妬，
積妬成仇，一日思殺其妻，曰：「今日但有人到，

我家便將來與妻同殺，誣執他為有姦，等近
天晚，並無一人來家，適有賣油者，從門首過，
即叫之曰：「買油。」將哄入殺之。那賣油者不該
死，應之曰：「我今日家中有事，要回去，得急，明
日來賣與你，呼之，不來。」廣廉忿思：「一日了，終
起暴性，侍刀直入房中，望妻而殺，妻曰：「你真
作死，懸空殺我何為？」以手抵之，斫斷其手，再
一刀從項上殺過，外人皆不知。廣廉殺了妻，
又無姦天可捏，乃收拾行李，將門掩閉，黃夜
逃走。次日鄰屋見廣廉大門，至午不開，有三

四人進去，看見殺死施氏在地，又斫斷一手。衆人大驚，即協同地方赴縣呈曰：連僉呈為殺妻事。地方允廣廉娶妻施氏，年來無異。今月二十日夜，不知何故將妻殺死。黃夜逃去，切見關係人命，衆等恐累理合呈明檢驗。收貯立案，照提頭至呈者。知縣譚經問衆等曰：你料廣廉必走何去？衆曰：本地有四條路，不知從何路走。譚公曰：逃人命者必出閨外，何路是出閨的？衆曰：北路三日出閨。譚公命公差姜婉表錢往北路去拿。二人行了三日，在

閨下宿，並不見踪。姜婉曰：我和你都差矣，並不曉廣廉生得何如，怎底拿得，不如回罷。表錢曰：難得到閨，走一遭亦好。二人到閨，黃五與小娘子兩個人，怎底還一人店錢。後生曰：我只一人，那有小娘子。黃五曰：昨晚與你同來同宿，今日飯後先行，何故躲得過。後生曰：你明是索騙我店錢，懸空說這鬼話。二人爭辯，要打起來。姜婉去勸解曰：你說有小娘子，他說沒有，衆有也。只在前路可去。

趕上他不還你店錢乎。黃五與後生答曰：說得有理。到下店，郎問曰：怯恁一小娘子行在那裡去？下店曰：我未見。又過教店，連問有個小娘子在何處去？皆答曰：清早到於今並無一個婦人過。黃五沒趣，那後生曰：討個小娘子，與我便還你店錢。這老狗好欺心，伸拳便打黃五，不敢回打，躲在姜婉身後曰：那小娘子，明是昨晚回來，今日先去，緣何路上便不見？豈我老眼見鬼乎？姜婉私對表鏞曰：此人莫不是尤廣廉也？其小娘子是他妻的冤魂。

乎。表鏞曰：的矣的矣，取出鐵鍊來扣住曰：本縣老爺正要拿你，你殺死妻子，冤魂跟來要，走何去？說出真情，嚇得廣廉軟作一塊。黃五亦自驚，他真見鬼鎖。廣廉到縣，審問一槩招承，說他疑妻與人有姦，無故殺之。今看起冤魂跟隨，因致被捉，此必是無外情，故冤怨相報。不然只過了關去，本縣何能拿得。

譚公判曰：審得尤廣廉性多狃疑，心實狠毒，妻應工夫之不好，祇屬戲言，遂恨外交之有人，深懷積妬，指白為黑，漫點玉上之

繩謂有實無滿載中之鬼一刀先截手腕
再劈仍斷咽喉怨氣摩天雖終天而罔極
冤魂慘地每觸地而追隨雖暮夜潛連將
畜漏網乃旅店顯現終獲兇身可信天理
之難欺誰謂陰司之無報汝以疑殺妻出
爾必然及爾吾以罪誅汝一死還應一償
實之重典誰曰不宜
按此公案斷之甚易而冤魂入店以致爭店
戲而為公差所提天理真可畏哉是可為後
世男子多疑之戒

劉縣尹判誤妻強姦

雲南臨安府通海縣民支弘度處心多疑娶
妻經正姑劉教貞烈弘度嘗問妻曰你這等
剽猛倘有人調戲你亦肯從否妻曰吾必正
言斥罵之人安敢近弘度曰倘有人持刀來
強姦不從便殺則何如妻曰吾任從他殺決
不受辱弘度曰倘有幾人來拿住成姦不由
你不肯却何如妻曰吾見人多便先自刎以
潔身明志此為上策或被其污斷然自死無
顏見你弘度不信過數日故令一人來戲其

妻以試之。果被正姑罵去。弘度回。正姑謂之曰。今日有一光棍。來戲我。被我斥罵而去。卅過月餘。弘度謂知友干謨。應^平。莫譽曰。拙荆常自誇貞烈。倘有人要強姦。他必死。不肯從。你三人為我試之。干謨等皆輕狂浪子。果依弘度之言。突入房去。干謨應^平。二人各執住左右手。正姑不勝發忿。求死無地。莫譽尤是輕薄之輩。乃解脫其下身衣裙。干謨應^平。見辱之太甚。遂放手遠站。正姑兩手得脫。即揮起刀來。殺死莫譽。干謨二人走去。正姑是婦

人無膽。客恐教人有禍。又性暴怒。不忍其耻。亦一刀自刎而亡。干謨馳告弘度。此時弘度方悔是錯。又恐已妻外家。及莫譽父母。倘知必有後話。乃先去呈明曰。呈為強姦殺命事。淫惡莫譽。賭嫖輕狂。窺度妻經氏有貌。突入卧房。強行姦。意干謨應^平。的有明證。經氏發怒。揮刀殺死。婦人無膽。自刎身亡。痛妻貞烈。被惡誤命。莫譽雖死。尚有餘辜。乞徵贖銀。助度飲喪。上呈。劉規知縣。即拘來問。先審干謨。曰。莫譽強姦。你二人何以知見。干謨曰。我與

應賡去拜訪弘度。聞其妻在房內喊罵。因此知之。劉縣尹曰：亦曾成姦否？應賡曰：莫譽統入，即被斥罵，持刀殺死，並未成姦。劉尹謂支弘度曰：你妻幸未辱，莫譽已死，汝無追埋殮之理。弘度曰：雖一命償一命，然彼罪該死，我妻為彼誤死，乞法外情，斷量給殮銀。劉尹曰：此亦去得。着落莫譽家，出一棺木貼你。但二命非小，我須親驗收貯。及劉尹去相驗，見經氏刎死房門內，下体無衣。莫譽殺死床前，衣服却全。劉尹即詰干謨。應賡曰：你二人^人又說莫

譽統入，便被殺，何以屍近床前？你說並未成姦，何以經氏下身無服？必是你三人同入。強姦已訖，後經氏殺死莫譽，因害羞又自刎也。將來扶起，並不肯認。劉尹只寫審單，將二人俱以強姦擬死。干謨乃從實訴曰：非是我二人強姦，亦非莫譽強姦，乃支弘度以他妻常自誇貞烈，故令我三人去試之。我二人只在房門頭，莫譽去接抱，強剝其衣服，被經氏閃開，持刀殺之。我二人走出，那經氏真是剛烈。女流想怒氣憤激，因而自刎。支弘度恐經氏

及莫譽兩家父母，知情告他，誤命，故搶先呈出，其實意不在求殯銀也。說出真情，弘度啞口無辨。劉尹即笞打三十，又馭干謨等曰：莫譽一人，豈能剗經氏衣裙，必汝二人幫助之。後見莫譽有惡意，你二人站開，經氏因刺死莫譽。又恐二人再來，則彼難潔身，故先行自刎，其貞烈剛毅之節，明矣。經氏該旌獎，汝二人亦併有罪，干謨應贖，見劉命察情如神，不敢再開半句。

劉尹判曰：審得支弘度狐疑成性，狗輩廢

心，見妻平日堅剛，自許貞節，命友三人調戲，用談真心，應贖干謨，牽制其手足，薄惡莫譽，剗落其衣裳，贖謨先出，避嫌，經氏持刀殲惡，先斬莫譽，并刎自身，白刃霜飛，烈烈英風，尚在素志，玉潔堂，正氣猶生，身不染一塵，可翱翔而參烈婦，名堪留萬古。合旌獎以勵後人，莫譽先逞顛狂，一朝之死，自取，應干謨承主，使三年之徒，宜加弘度，陷友于死，誅猶曰：是彼之輕聽也，誤妻于枉死，可謂非爾之大欲乎，合正大辟之。

誅用作多疑之戒。將此案申去。大巡即依擬批下。將支弘度杖李處斬。又行獎經氏。賜其扁曰。表揚貞烈。人皆快。經氏之大節得昭。而以弘度之償妻命。為得當也。此回公案。若非劉尹親驗二屍。窮究致死之由。則經氏之節不顯。弘度之罪可逃。而無以彰善瘴惡矣。幸劉公精明辨出。可以為男子癡心疑猜之戒。

洪大巡完淹死侍婢

張英。江西人。為陝西巡按。夫人莫氏在家。嘗

與侍婢愛蓮同遊嚴華寺。廣東有一珠客。在繼脩寓居在寺。見莫氏花容絕美。心貪愛之。次日乃粧作妳婆。帶上好珍珠。送在張府去。賣。莫氏與他買了幾兩。在妳婆放在張府講話。久坐不出。近晚來。莫夫人謂之曰。天色將晚。你可去矣。在妳婆乃去。出到門首。復回來。曰。妾店去此尚遠。妾一孤身婦人。手持許多珍珠。恐遇強人。暗中奪去不便。願在夫人家借宿一夜。明日早去。莫氏允之。令與婢愛蓮在下床睡。一更後。在妳婆扒上莫夫人床上。

去姦之謂之曰。我是廣東珠客。見夫人美貌。故假粧妳婆借宿。今日之事。乃前生宿緣也。莫夫人以夫去久。心亦喜此。遂樂因承。自此以後。時月往來。與之奸宿。惟愛蓮知之。過半載後。張英陞知府。回家接妻小同赴任。一日晝寢。見床頂上有一塊唾乾。問夫人曰。此床曾與誰人睡。夫人曰。我床安有他人睡。張英曰。何床上有塊唾乾。夫人曰。是我自唾的。張英曰。只有男子唾。可自下而上。婦人安能唾得高。我且與你同此睡着。你唾試之。張英的

唾得上去。夫人的唾不得。張英再三懇問。終不肯言。乃呼婢愛蓮。往魚閣去問之。曰。有甚男子在夫人床睡。你必知之。愛蓮被夫人所囑。荅曰。沒有。張英曰。有刀在此。你說則罪在夫人。不說便殺了你。丟在魚池中去。愛蓮吃驚。乃曰。有賣珠妳婆。這半年內。嘗在我家來。與夫人同宿。這是嚴華寺中賣珠客人。假粧妳婆。惟我得知。他人皆不知也。張英聽知。便思害死其妻。又恐愛蓮後有露言。乃推入池中浸死。以滅其口。本夜張英睡至二更。謂妻

曰我睡不着。要思此酒吃。莫氏曰如此便叫
婢去煖來。張英曰半夜叫人煖酒也被婢妾
所誤。你自去大榷中取此新紅酒來。我只愛
冷吃。莫氏信之而起。張英潛躡其後。見莫氏
以杌子襯脚。向榷中取酒。即從後扶起雙脚。
推落酒榷中去。英復入房睡。有頃聞諒已浸
死。故呼夫人不應。又呼婢曰夫人說他愛酒
吃。自去取酒。何許少時不來。叫又不應。可去
看之。裏婢起來尋之不見。及照酒榷中。婢驚
呼曰夫人浸死酒榷中矣。張英故作慌張之

狀。攬衣而起。驚訝痛悼。次日請莫氏之兄弟
來看入殮。將金珠首飾錦綉新服。滿棺收貯。
因寄靈柩於嚴華寺。復令二親用家人去開
棺。將金珠首飾錦綉新服。盡數剝起。次日寺
僧來報說夫人靈柩被賊開了。劫去衣財。張
英故意大怒。同諸舅往看。見靈柩果開。衣財
一空。乃抚棺大哭不已。再取此銅首飾及布
衣服。來歛之。因窮究寺中。藏有外賊。以致開
棺劫財。僧寺皆驚。懼無措。盡來搥頭曰小僧
皆是出家人。衣鉢足以度日。決不敢作盜賊。

之事張英曰你寺更有何人僧曰只有一廣
東珠容在此寄居英曰盜賊多是此輩即鎖
去送縣再補狀曰狀告為劫棺冤慘事痛室
莫氏性淑命短難捨至情厚礼殯殮珠冠一
頂好玉三件金銀鐲鈿錦綉新服滿棺收貯
靈柩寄寺慣賊丘繼脩開棺劫掠剥去一空
死骨何罪遭此荼毒冤慘無伸迫切上告倪
知縣准狀將繼脩嚴刑拷打一番勒其供狀
丘繼脩曰開棺劫財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
冤債其愿一死即畫招承認張英又以書與

洪巡按令其即決繼脩以完此事彼好赴任
洪巡按乃取丘繼脩案卷夜間看之忽陰風
颯颯不寒而栗洪院自忖曰莫非丘犯此事
有冤乎倘有冤吾不為張友而屈殺人也反
覆看了數次不覺打困即夢見一丫頭曰小
婢無辜白晝橫推魚沼死夫人養漢清宵打
落酒椽亡洪察院即詰之曰你何以死醒來
乃是一夢自忖曰此夢甚怪但小婢夫人與
開棺事無干只此棺乃莫夫人的明日且看
何如或有別狀告殺婢事未可知也次日吊

丘繼脩審曰。你開棺必有夥伴。可報來。繼脩曰。開棺事死也不是我。若因此事死。亦是前生註定。死亦甘心。洪院思昨夜所夢。夫人酒捏亡之聯。只等閑問之曰。此莫夫人因何身亡。繼脩曰。聞得夜間在酒捏中浸死。洪院驚異。與夢中語相合。但夫人養漢句未明。乃問之曰。我訪得此夫人因養漢被張英知。推入酒捏浸死。今要殺你甚急。莫非是與你有奸乎。繼脩曰。此事並無人知。惟小婢愛蓮知之。聞前日愛蓮在魚池浸死。夫人又已死。我謂

必無人知矣。故為夫人隱諱。豈知夫人因此而死。必小婢露言。而張英殺之滅口也。洪院聞得。全與夢聯相符。知是愛蓮無故屈死。故陰靈來告。少頃張英來相辭。要去赴任。洪院寫夢中聯。迺與張英看。英接讀之曰。小婢無辜。白晝橫推魚沼死。夫人養漢清霄打落酒捏亡。不覺失色。洪院曰。你閨門不肅。一當去官。無故殺婢。二當去官。開棺賴人。三當去官。更赴任何為。張英跪曰。此事並無人知。望大人遮庇。洪院曰。你自幹事。人豈能知。但天知

地知你知鬼知不是鬼告我我豈能知你夫
人失節該死丘繼脩奸合婦該死只愛蓮不
該死若不淹死愛蓮則無冤魂來告你官亦
有做醜聲亦不露出繼脩自合就死豈不全
美乎說得張英羞臉無言
洪院判曰審得丘繼脩販珠賈客蕭寺寓
屈見莫夫人之容風生巧計粧丘妳婆以
去雲釀奸情色膽如天敢犯王家之合婦
心狂若醉妄希相府之好述惡已貫盈誅
不容逭張英察出因床頂之唾乾愛蓮報

來知半年之野合番思滅醜推落侍婢於
池中更欲誅奸斷送夫人於酒底了鬻淪
沒足為膽寒淫婦風流真成骨醉故移柩
而入寺自開棺以賴人彼已實有奸淫自
足致犯何用誣之盜賊豈有加刑莫氏私
通不正家豈能正國愛蓮屈死因恤幼豈
能恤民須候請裁暫停赴任
是妹將繼脩斬首後劾官本中首劾張英之
事部議以美治家不正罷職不叙此公案在
洪院折張英教語儘已詳明只是不合無故

殺侍婢，故致冤魂白出，而洪院卒以此劾之，不為少諱，真有直臣風烈哉。
范侯判逼死節婦
南城縣胡源，伏告為慘，殺女命事。女婿病故，墳土未乾，女誓守志不嫁，強梁叔公習十一，僥圖苟利，串誘禽犢，公姑強除，故壻靈位，威逼改嫁，日不加食，夜不授被，女遭磨滅，荼苦莫茹，淚剪雲鬢，綉帛寄怨，閉門自縊，慘死，綱常大變，聞者心寒，哀哀號天上，告。
范侯批云：胡氏夫病六七年，躬侍湯藥，其

臭穢而不辭，夫亡一二載，獨守靈幃，吊形影而自苦，乃遭忍毒公姑，及無藉叔公等，逼其改嫁，強除夫之靈位，胡氏力不能支，苦不可茹，遂綉數十言于帛上，剪青髮以遺親，閉門自縊，後夫地下，此貞淑之氣，閨閨之光，雖死而猶生者也。公姑愚夫愚婦，固不足齒，矧其叔公習十一，尚泰學宮，乃安逼節婦之死，此不為衣冠之玷乎。一門荆棘，揆出芝蘭，非大為激揚，不可也。
吳推官判謀故姪命

銅陵縣周孟桂狀告為姦殺大冤事。惡弟孟槐禽犢邪行，淫穢房帟，調姦姪婦，至極恐姪壽春聞知，乘伊瘧疾，串通醫人李志洪毒死。少年冤斃，聞者心酸，骨肉相殘，天理滅絕，乞天法究存，沒感恩上告。其壽春明係孟桂毒死，反架罪於孟槐，故族長周鍋等會通族十人，明首出曰：連僉狀首為辨冤正法事。秦檜殺岳飛，萬世罪人，文王澤枯骨，亘古仁政。族蠹孟桂兄弟寇仇，操戈入室，先年與幼弟孟格爭財不和，密謀毒死。今又鹿吞幼產，藥

死格子壽春，反陷孟槐抵罪。夫孟槐既撫其孤，安有殺孤之理。孟桂既殺其父，必有殺子之心。三代兩父子，俱各埋冤，一族百婦男，誰不嚼口。況今田地悉伊籍家財罄入伊囊，黑夜冤鬼號天，白晝惡聲載道。爺乃今日之文主，桂係昔年之秦檜，懇分淑慝，扶善鋤強。連名上首。

吳推府審云：周孟桂與幼弟孟格爭財，骨肉水炭，用藥毒死，為謀詭秘，室人第疑之而已。今又毒殺格子壽春，則謀端敗露矣。

反捏李第孟槐與壽春妻通姦串醫李志
洪藥死此籠絡一家一舉而兩利之計也
既又遺計囑男日勲極畏毒丸復害壽春
子中秋揣其意蓋欲剪草除根耳幸中秋
弗食誤中其婢此天意攸存不絕吾人之
後也夫孟桂既毒父矣胡為而又殺其子
殺子甚矣又胡為而欲害其孫據此殘忍
非惟人道所無雖螫蛇猛獸亦未有如此
之烈者也擬以大辟安所辭哉其子日勲
仍以同謀律取供

夏侯判打死第命

萬年縣陳仲進狀告為姦債殺第事上豪沈
扒家財累萬行止蓋都力舉四百餘斤自號
小霸王第因借債十兩不服姦笑觸犯虎怒
喝僕周蠻亂棍亂石叢打立時氣絕即今死
者啣冤兄弟分開手足妻子割斷肝腸極大
冤枉望先哀告沈扒訴曰伏訴為燭冤訟命
事陳仲外慣賊害民一御大蠹初一夜潛入
室中偷盜財物僕見捉獲是行打死豈應刀
惡仲進飄捏姦債殺命誑台誣陷切思人命

罪重肯敢輕犯身止。黑夜殺賊未嘗白晝。毆人乞恩。詳情趨豁。上訴。夏侯審云。沈机以萬金上豪。所為不軌。蓋罄西山竹。而書罪無窮。決東海波而流惡。不盡者。今因磊債宜利。毆死陳仲升。乃反以仲升。夤夜入室。盜偷指賊打死。此小人。文過飾非之辭也。但人心不昧。鄉有公評。約黨里地。俱補白晝打死。白晝豈行竊之時乎。人命重情。合擬大辟抵罪。馮侯判打死妻命。

崇仁縣吳蓋狀告為甄究妻命事。兇惡金漢霸截水利。身論被毆。妻林氏情急奔救。遭兇。梁打破腦。重傷。擡回氣絕。陳奇等見證。妻遭橫死。叩法檢填。負冤上告。金漢訴曰。狀訴為冤。誣事二十日。身與吳蓋爭水。遭毆。憤地。李佐勸證。並無婦女在傍。以早桶妻被身打死。統集第姪。破屋剗財。誑詞聲告。痛思田爭水利。隔家二里有餘。惡妻瞽病。不移戶外半步。豈能飛石入房。打死病婦。收殺妻。面詐必病。危加功。乞究根因。趨按上訴。馮侯兩准其狀。

將二犯拘到、親去檢、林氏破腦重傷、是的發
理合償命、金漢錢賄承行、故不進卷、求緩覆
審、欲待馮侯已陞、又面翻案、吳蓋乃再催歸
結曰、伏催為懇、供歸結事、爺政廉明、萬民瞻
仰、免惡、金漢打死身妻、告蒙檢明、致命重傷、
將經一月、未蒙覆審、成招、豪錢廣大、日久不
無奸生、天臺指日、香遷寃民、卧轍不及乞賜
速供、免蹈奸計、催告、

馮侯審云、林氏以夫爭水、而與人厮毆、奔
出號寃、亦婦人女子常態耳、金漢胡逞免

之甚、斃此婦於棍石乎、吳珮以孀身死、統
族二十餘人、蜂擁上金漢之門、破屋剗財、
此亦妄舉也、蓋殺人償命、罪固重於太山、
而剗財之律、亦未可藐如鴻毛者、金漢合
就大辟、吳珮亦依律取供、

孫侯判代妹伸寃

繁昌顯張簡狀告為殺命埋寃事、父存嫁妹
雲玉厚奩百金、配與獸親、計生為妻、豈惡不
務生理、酗酒宿娼、孤妹終身、望友喚苦、諫仰
活活打死、夫殺妻命、綱常墜地、兄痛妹寃、情

慘昏天、上告。計生訴曰：狀訴為劈寃事，身妻
病故，岳母面殮無異，豈奸舅張簡控告打死
見身訴明，復催檢屍，視人命為奇貨，倚妹屍
若孤注，不顧有傷天和，惟知肆奸鼓禍，乞各
取認狀，有傷身認毆罪，無傷惡招反坐，庶罪
有攸歸，屍無枉檢，上訴。

孫侯審云：雲玉係計生之妻，而張簡乃雲
玉之親兄也。計生酗酒宿娼，嗔妻諫阻，以
結髮而反目，固倫敦中罪人乎。但雲玉以
夫不才，有孤終身，望憤惋而死耳。若必仰

曰：捶楚而斃，夫誰指之。張簡恐妹寃亡，搆
訟計生，殊不知計生雖有宿娼之為，必無
殺婦之理。張簡究嫁奩則可，必欲檢屍正
法，則不可也。不然，向也朱陳，今也秦越，徒
令人嗤笑矣。

丁府主判累死人命

德化賧倪達狀告為累死人命事。閩王大戶
吳魁與兄爭界，交恨半年，陡今自砍杉木，安
賧黑陷，喝令虎僕，捆縛兄至伊家，函繫土牢，
不鎖絕食，捏誣呈縣，屈受非刑，生生累死，極

大冤枉、白晝暗天、哀哀上告、吳魁訴曰、狀訴
為冤盜、燭冤事、惡倪進盜、砍坟樹、憑里獲贓、
告縣拘審、發監賄保、領出逾月、喉瘋暴死、典
貧無于刀棍、倪達、瓢誣累死、練台架騙、不思
伊兄在家病故、並非在獄身亡、細審細查、何
為累死、乞怜杜禍安民、上訴、

丁府主審、倪進盜、砍吳魁坟樹、贓出後園、
彰彰然、經里鄰之目、曉者、縣拘赴審、繫監、
越信宿而歎、家領出逾月、病喉瘋、食不下、
咽、大命遂終、天乎人也、何尤、倪達因兄身

死、遂執為辭、冤補累死人命、殊不知本縣
發監、非私牢也、一日而獲釋放、非滯獄也、
何為累死、然則訟人命者、固不若訟賊情
者之為直哉、但進既死矣、罪無他及、魁雖
遭訟、實係無辜、止倪達未合妄告耳、

鄧代巡翻人命招

祁門縣梁福、狀告為燭卷劈冤事、祖遺豪車
義活殺、父被陷擬斬、中正言公坐徒、母痛懸
果已故、幼弟繼亡、止存蟻命、逃奔天臺、罪非
叛逆、屠滅全家、鉄壁銅城、冤無訴路、懇天發

怒迅雷激破冤門上告
鄧代巡批三代冤枉倘有若是之慘亦非
素者有司之咎也仰府覈明申報
新鐫奇判公案傳卷之一終

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卷之二
三台山人仰止
建邑書林
黃縣主義鴉訴冤
山東青州府有一客商姓張名恩重義慷慨
不吝施捨一日帶銀百餘兩往北京買緞疋
行了半月路過馬夫名李立前來叫聲曰客
官要租馬否張恩曰本欲租馬但碍有行李
在此李立曰客官只管騎馬行李我自擔承
張恩村他是來往馬夫想亦停當遂租馬前

行未及二里見一童子手執一鴉悲夜可憐。張恩問曰此鴉要賣否童子曰正是要賣張恩遂買之旋即放生不想銀包開時李立見其包中有碎銀十餘片有鏽銀二三錠遂生心曰銀包裡尚那多銀這皮箱內不知幾多子因跟他前走到一深林四邊寂寥杳無人跡遂從背後飛打一棍中其頭腦張恩跌落馬下頃刻而死李立把他身屍埋在林裡將皮箱併銀包盡行取去踪跡甚密人莫知者次日清晨本縣知縣姓黃名日甲正坐堂時

忽見一鴉在簷前哀鳴不止又飛集庭中又進入堂前叫聲悲哀淒慘知縣心動因謂手下曰看這鴉聲也悲慘莫是有天冤否鴉即叫聲愈慘知縣曰若果有冤我命手下隨你去因差一皂隸名趙保跟隨鴉去待有下落回報鴉飛一二里即停宿路傍以待趙保及走上二十里見一深林鴉即飛入林中棲一新土堆上大聲悲鳴鴉得趙保胆落魂喪趙保既見土堆隨走回報具說一番鴉亦復集庭前點頭哀噪知縣曰此是冤魂不消疑了

即叫手下人等跟我同至土塹相驗實跡。立
郎起行。一虎人馬隨知縣同到深林。剗開土
塹。只見一屍埋不多久。正翻堀時。見有一馬
鞭同埋在傍。蓋李立埋時。慌忙心。不知墮
落一馬鞭在此也。知縣令人取馬鞭審視。訖
隨郎回縣。清夜焚香。祝告天神。俄向就寢。到
三更時候。見一人顏色憔悴。被髮行泣。因前
跪曰。願大爺作主。知縣曰。你是何人。有何冤
苦。其人曰。小人冤家。非桃杏。非坐非行。言非
畢。放聲大哭。起身而去。知縣夢中忽然驚覺。

時漏下已四鼓矣。郎起整衣危坐。躊躇興思。
未得情由。比近天明。即出生堂。隨分付手下。
將深林附近人家。亂拿數個人來。差人領舍
忙忙前去。未到深林三里。有一街坊名曰平
豐街。只有十餘人煙。家家有馬出租。差人即
亂拿三五人。到官跪倒。知縣問曰。你這一夥
作何生理。皆應曰。租馬為生。知縣曰。你既以
馬租人。何得假此為由。害人性命。謀取財物。
皆應曰。不敢。知縣曰。你現五日內。謀死一個
客人。埋在深林。程還不肯認耶。皆應曰。實無

此情由。知縣曰：既不是你們緣，何尚落一個馬鞭在此？可做干證。衆皆近前來認。因說我們雖有馬出租，皆輪流日子。知縣曰：既輪流日子，可各將姓名一一報來。衆因通報姓名。知縣者到李立名字，因心中悟曰：昨夜之夢應矣。非桃非杏，乃李字也。非坐非行，乃立字也。隨即差人去拘李立。頃刻拘到李立，心膽驚慌，面無血容。初問詰問，尚不肯服。知縣大怒，命取刑具，嚇得李立心益慌亂，無辭抵應。只得將前日張恩買鴉放生銀兩出現，某因

生心，將他謀死。一一情由，從頭招認。只見認審之時，此鴉突飛入堂前，號鳴哀恸。仍把李立頭面啄得出血淋漓。及李立招認畢，鴉即飛出庭前，觸石而死。乃知此鴉即前日張恩所放生者也。一縣皆驚異之。李立既審謀財害命，所供是實。知縣判云：張恩慈悲，既捐金以全鳥。李立凶猾，反利物而害人。深林之鬼莫伸冥途，夕恨堂簷之鴉如訴冤債。輔酬倘此鴉不逢張恩，難脫一時微厄。抑張恩不得此鴉。

何快百恨深冤。蠢鳥無知，尚明報本。生人有覺，何忍行僥。怨未雪而鳴庭，悲傷鴉情。何切，讎已報而觸石，投死鴉義何深。人為鴉死，鴉為人止，一舉規成，兩合因鴉害人。因人害鴉，萬段何慰雙魂。爰服上刑，永茲無赦。

判畢，即將李立監起。於是知縣感鴉之義，合埋鴉於張恩之傍，因構亭表之，名曰義鴉墳。云。

蘇院詞判奸僧

律華源記

景泰間，德郡一牧李秀奴，有嬌態，善琵琶。於月夜彈唱，聽者無不動情。郡中惡少年，多爭宿焉。郡之西有靈隱寺，寺有和尚，各了然。素聞其名，一日見之，頓起慾火，忘却彌陀。歸即刺字於壁曰：但願生從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緣此佛事不理，齋素無心，思求與之歡合。又無有路，迷戀不休。適其結契兄弟，號赤虎鬼者，來相拜訪，見其非病非醉，似啞似聾。怪而問之，了然告之。故因出二百餘金，囑為之指引。曰：倘得成就，當重謝焉。虎鬼許諾。

將銀遞與秀奴。秀奴接銀，歡喜萬倍。觴赤虎鬼。秀奴曰：妓館往來人多，和尚過我，似為不便。萬一事洩，不惟奴家含羞，那和尚罪將安這也。我有一計，假稱身子有病，不能接客，俟更闌潛入寺宿。黎明回家，必如此，方可掩人耳目。赤虎鬼回話，了然快爽。如是暮入朝出，僧妓淫宿，人無知者。後了然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終不敢言，只是憤怒，思欲盪粉之。而後其心，乃捐銀乙兩，托赤虎鬼送與秀奴。再求一宿，秀奴接銀，心中思忖：將欲去乎？則

恐其為他所弄，將不去乎？則捨不得銀子。躊躇久之，呼鴛兒曰：今晚有一位客官，欲往京應襲百戶，在此秤銀，但錢接我於西市中街旅邸飲宿，汝好好看家，謹防梁上人。我明早自歸。鴛兒領諾。秀奴悄悄同赤虎鬼潛入寺中，與了然宿。姦行事之際，雖有雲容雨意，徒強勉策應耳。了然終不滿，是夜四鼓，送至西市中街。了然怒氣冲天，將秀奴一擊而斃。正在應襲百戶旅寓門首，了然慌忙走回。天明地方，即將其事聞官。鴛兒具狀赴告，捕說秀

奴委的為應襲百戶接去。在客舖中飲宿。不知何故為其所殺。府主即差手下。將百戶及店主。收縛拷問。並無來由。俱不招認。府主思忖。妓家爭妬。致死者多。未可專罪百戶。竟以疑獄監訪。時蘇巡撫巡郡。案其事。正審鞫間。忽有怪風一陣。吹片紙上公案。紙上有數字云。事實了然。何苦相思。蘇院覽畢。得意以為真情。判云。百戶不合宿娼。又不合妬殺。遂擬死事竣。將起行。其同年請遊靈隱寺。見寺壁間。有但願生後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之

句。沉吟半晌。正欲詰其情由。適了然進茶。蘇院問曰。和尚名甚麼。應曰。了然。蘇院怪訝。又問曰。壁間之字。何人所刺。了然叩頭不敢。蘇院令巡捕官鎖住。解審。酒三爵。即起身到院。取扶棍。將了然拷打。了然不得已。後實招認。遂釋放百戶及店主。

蘇院判以踏沙行詞曰。這個禿奴。修行成。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心色。今何在。壁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

債即押市曹處斬。奸僧克狼，因宿娼而殺娼，心則何忍。蘇院水
鑑，由遠情而得情，名宜永傳。茲情類

汪顯令燒毀淫寺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在城有一寶蓮寺，殿宇
深宏，禪室明麗，青松翠竹，掩映樓臺，鐘聲磬
韻，悠揚疊奏。寺中田糧有二百餘石，嘗有僧
一百多，皆交租管糧，衣食豐足，有富民達
士，遊玩於寺者，皆以上好茶果相待，陪遊侍

奉，未嘗失禮於人。以此人皆稱此寺僧人良
善，各有施捨，僧益致富。况寺又靈異，祈禱有
應。東邊有一子孫堂，規模極大，左右有十數
官房，凡婦女來祈嗣者，須七日前戒，三日前
齋，又要身無疾病，心無憂悶。然後來祈嗣，打
得聖筭者，在子孫堂官房宿，每房只宿一人。
其房皆潔淨嚴密，先着你去詳照看顧，並無
縫隙。然後夜令婦女房中宿，房門外令他夫
男自己看守。及後回去，多有生育男女者。以
此相傳，後來祈嗣者，城內城外，日甚一日。其

婦女有言夜夢佛送子與他者有夢見羅漢
來睡者有棧深不肯言者有去祈後再不去
者有四時教匕去祈者只因官房嚴密房門
外又係親人看守人並不生疑原來此寺僧
先極淫慾彼官房雖密或從地下開暗道從
床下而來者或揭開水障而入者或床屏後
開門入者百計千方各有路可入官房夜則
僧人去處宿婦女因本婦身無疾病又齋戒
神清且僧力精壯故少有子其婦女被姦者
自心雖明那個肯言其淫婦無耻者反借此

為偷惟門路如此浸淫日久天理該彰有福
建泉州汴且年幼登第新任知縣到任半年
聞寶蓮寺有祈嗣靈應之事汪知縣心想起
來寺若有靈只消祈保有應驗何必要婦女
在寺宿恐中間必有情弊乃密令接娼婦李
翠樓張媚姐入衙七月初一故送到寺中詐
稱一是姦奶一是小姐來寺祈嗣本日又有
富民宦家婦女十餘人同在此祈將晚汪令
親去細察官房並無孔隙乃密藏一碗銀珠
典李翠樓一碗量汁典張媚姐分付夜若有

甚物來、可將硃墨抹其頭上、看碩二娼婦入
房去宿、汪知縣徑回衙去、次早、天未明、帶領
民壯皂隸二百餘人、帶鎗刀麻繩、伏於寺外、
止帶數十人、入寺、點各和尚名、時本寺共一
百單、入名僧內、有僧法海、僧慧雲、頭上有硃
僧性空、僧悟空、頭上有墨、乃令手下鎖住四
僧、問其何故、四僧推託、是自影相挽、非有別
故、汪令乃呼李翠樓、問曰、汝宿寺中、夜中所
見若何、一一道來、李翠樓吞曰、昨夜鐘聲定
後、有一和尚來、我少頃一去、又一來、夜裏

四次、並不說話、我後推託不伏、經和尚乃將
丸仔與我說、此是春意丸、只吞此、雖十遭亦
不怕、又將一包小丸子、道是調經種子丸、留
歸家、早晨吞之、後自有子、今俱留在此、當交
合時、我依釣旨、將銀硃抹其頭上、想此二紅
頭僧是也、又問張媚姐、所說都相同云、我以
墨抹之、想二黑頭者是也、那春意丸、我已吞
了、其交合時、真爽快死也、但種子丸一包、尚
在、又拿別十數婦女、同祈嗣者、來問之、皆死
稱、夜無和尚來、姦之事、乃令搜身上、各得種

子丸一包汪令也不窮寃他發令回去僧法
海四人知隱不過只得招曰寺中只我四人
有此姦淫餘無相干其丸子是來寺時送與
者非姦時送也李張二娼俱執是姦時送非
日間送也汪知顯唱令將僧盡鎖住諸僧正
欲行兇寺外民壯持鎗刀擁進來僧遂不敢
手盡用麻繩捆去收入監中二監幾於填滿
住持僧佛顯心生一計與禁子凌志曰吾寺
犯此必當洗除我管寺四十年積有銀一千
兩今亦無用你私放我二三人暫入寺收拾

鋪陳糧食來監中願將銀一百兩謝你凌志
聞知有銀即與禁子八人私跟四個僧去取
銀到寺掘開一窖有銀無數僧佛顯曰你每
人各取十大錠去餘者替我撞入監中用八
人見銀多其帶入監者又多遂縱此四僧去
收拾鋪陳佛顯乃盡取寺中短刀斧頭畏在
鋪陳內撞進監去思今夜反獄本日汪令因
拿出此惡心中自喜有態能思作文書申詳軍
門兩院秉燭而坐猛然想到曰我收百餘僧
在監倘有反叛何以禦之即四召快手各帶

兵器入宿，將已鐘聲初定，怯值兩監僧約定期刻，殺死禁子，打開獄門，納喊救出，桶言只殺知縣，不劫百姓。時快手纔有三五十人到，遂於監門格鬪一場，僧人兵器短，快手俱用長鎗，以故僧人多傷，不能得出。後知反獄，驚得滿城百姓各持刀保守。此將快手盡到，殺死僧八十數，快手亦多被傷者。僧佛顯知事不濟，退入獄中，揚言曰：謀反者只是十餘人，都已當先被殺，他人及舊重犯都不願反。容我輩當堂告明。汪令此時大怒曰：這賊禿積

造陰惡，事急又思謀反。若你謀得行，不惟官遭你光手，將滿城百姓皆受荼毒矣。不盡殺之，何以。後遂差刑房吏虞麟入獄曰：反獄者已死，亦反者，可將兵器收進與我。然後待明日，你去懇詞，必有明白。將兵器盡數搜出。汪令乃喚過手下曰：留許多僧在獄，必然生變，難以防制。可棄他今夜反獄，即將所搜出，彼之短刀入獄，除重犯剪髮者，留明日問其餘衆僧，每人各找一僧之首級來。是時七月初二夜三更時候，將百員僧一齊斬訖。

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往
時僧行姦淫。多在二更之時。今日盡死於三
更。靡有孑遺。豈非報應之驗哉。次日將重犯
來審問。獄中緣何藏許多短兵器。重犯乃供
出禁子凌志等八人。各得僧銀十錠。致使僧
得藏兵器於舖陳中來。其凌志等昨夜都被
僧人殺死了。

汪令乃具申察院曰。照得永淳縣有寶蓮
寺。以祈嗣惑衆。引誘良民婦女。夜宿寺房。
寺僧暗行姦淫。本縣令二娼李翠接張婦

媚姐。詐稱祈嗣。夜各有二僧去姦。李用硃
塗其頭。張用墨塗其頭。次早拿出僧法海
等四人。并訪出寺僧平日姦淫。緣由實跡。
俱監在獄。豈料住持僧佛顯。多藏短刀於
舖陳中。二更反獄。殺死禁子凌志等八名。
打開監門。怯得宿衛快手周立等於獄門。
捨闔。後諸役但到。將僧人殺盡。其快手鄭
強等二十五人。各帶重傷。已各發醫去訖。
合無將寶蓮寺折毀燒滅。以求斷絕民信
佛之妄。以洗除積年淫污之羞。為此且申

須至申者。劉批曰。看得僧佛顯等。心沉惹海。惡
巡按劉批曰。看得僧佛顯等。心沉惹海。惡
熾火坑。用智設機。計哄良家。祈嗣穿孀穴
地。強邀信女。通情。驟托着嬌娥。兀的是善
薩。夜天降。推難去。和尚則索道羅漢。臺中
來。可憐嫩蕊新花。拍殘狂蝶。却恨溫香軟
玉。拋擲。終風白練。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
辱。安敢言手。乃伏李翠。殊抹其頂。又遣撥
張媚姐。墨淫其顛。紅艷欲流。想長老頭橫
衝。衝經水。黑煤如染。豈和尚頭倒浸墨池。收

送福堂。波羅密。自做其受。陷入色界。虜兜
堅。有口難言。乃藏刀劍於皮囊。寂威翻成
賊。震顧動干戈。於罔棘。慈悲變作強梁。夜
色正昏。護法神道。開犴狴。鐘聲甫定。金剛
勇力。破罔圍。釜中之魚。既漏網。而又跋扈。
押中之虎。欲走境。而先噬人。姦竊窳淫。善
良。死且不宥。教禁子。傷民。壯。罪特安逃。反
用。獄姦淫。其罪已重。戮屍梟首。其法允宜。僧
佛。顯。象惡之魁。粉碎其骨。寶蓮寺。藏姦之
藪。火焚其巢。庶發地藏之奸。用清無垢之

佛此繳其果或於此亦一秋而前亦一
特軍門兩院各依擬准毀其寺汪知縣遂領
民夫登時放火焚毀人皆喜除此淫寺惡僧
向日之婦女在寺有嗣者大夫皆不以為親
子中間婦女知羞者多自縊死民風由此始
正不信佛不惹僧不以婦女入寺矣後汪令
因此事遂欽取為巡按監察御史

陳按院賣布贖贖

贛州府石城縣魯學曾父為廣使在日為聘
僉事顧遠猷之女為婦及父沒學曾家益貧

不能備聘之禮顧僉事將與之退親其女
阿秀不歸母夫人孟氏賢淑甚愛其女見其
年已二十急欲使之成親乃使人去謂魯學
曾曰老相公嫌你家貧意要退親今乘他出
外可在我家來將些銀兩與你明日將來作
聘禮管教成親學曾聞之大喜奈無衣冠可
去乃往姑娘家借之姑娘見姪到問其到舍
有何所議學曾曰岳母見我家貧昨遣人來
叫我將討銀與我以作聘禮然後成親奈無
衣冠敬到此問你一兄借用明日即奉還姑

娘聞得亦喜，留午飯後，立命兒果尚賓取套
新衣服與姪李曾去，誰料尚賓是個歹人，聞
得此事，即託言曰：難得表弟到我家，須消停
幾日，何可便去？我要去拜一知友，明日即回
相陪，故不將衣服借之。李曾只得在姑娘家
等，果尚賓乃自到顧食事家，詐稱是魯李曾
孟夫人同女阿秀出來款待，見尚賓言辭粗
俗，禮貌空疎，孟夫人曰：賢婿亦廣使公之公
子，又是讀書人，何如禮教荒疎？尚賓答曰：財
是人膽，衣是人毛，小婿家清流落，居住茅房。

駭見相府，心不敢安，故如此也。孟夫人亦不
怪他，留之宿，故疎放其女，夜出與之偷情。次
日收拾銀八十餘兩，金銀首飾珠玉等，約值
百兩，交與尚賓去，彼只以為真婿，怎知梅防
尚賓得此金銀，回來見李曾，只說他去望友
而歸，又纏住一日，至第三日，李曾堅要去，乃
以衣服出借之，及李曾到顧岳丈家，遣人入
報岳母孟夫人，即驚怪出而見之，故問曰：你
是吾婿，可說你家事與我聽。李曾一一道來，
皆有根據，但見言辭文雅，氣象雍容，物超

群真是公子風度。孟夫人心知此是真李曾。前者乃先棍所假，悔恨無極。入對女曰：你出見之。阿秀不肯出，只在簾內。問曰：叫公子前日來何故？等今日。李曾曰：賤體微恙，故今日來。阿秀曰：公子早來三日，我是你妻，金銀亦有。今來遲矣，是你命了。李曾曰：令堂遣盛价來，約以銀贈我，故造次至此。若無銀相贈，亦不關事。何須以今日前日為辭？我若不寫退書，任你守至三十，亦是我妻。今尊雖有勢，豈能將你再嫁人乎？言罷，即起身要去。阿秀曰：

且慢是我與你無緣，你有好妻在後。我将金鈿一對，金釵戴股，與公子買書讀，願結下來生之緣。李曾曰：小姐何說此折頭之話？這釵鈿與我，豈當得退親財禮乎？憑你令尊與我何如？我便不去。阿秀曰：你是退親，明日即見下落。你速去，則得此釵鈿，稍遲恐累及於你。李曾不信，在堂上大坐。少頃，內堂忙叫小姐縊死。李曾猶未信，進內堂看之，見解繩下。孟夫人伏抱痛哭。李曾亦淚下如注，心痛如割。孟夫人麾之出，曰：你速去，尚可淹留乎？李曾

忙回姑娘家。交還衣服。達知其故。即便轉家。姑娘出。歎息。果尚賓乃與母道。知見是他去脫銀。又得姦宿。不知此女這性急。便死。果母切責之。驚憂益甚。不數日而死。尚賓妻甲氏亦美貌賢德。統入果門一月。見尚賓幹此事。罵之曰。你脫其銀。不當污其身。你這等人。天豈容你。吾不願為你婦。願求離歸娘家。尚賓曰。我有許多金銀在。豈怕無婦人娶。即寫休書離之。再說願金事。數日歸家。問女死之故。孟夫人曰。女兒往日驕貴。凌辱婢妾。日前

魯女婿自來求親。其衣冠藍縷。不好門面。見想以為羞。故自縊死。亦是他性子執迷。與女婿無干。願金事。怒曰。我嘗要與他退親。你教女兒拗不肯。今來玷我門風。惱死我女兒。反說與他無干。我偏要他償命。即寫狀與家人。赴府抱告曰。狀告為逼姦事。閉門風化所關。男女嫌疑所別。哭女阿秀。年甫及笄。許聘歐野魯李曾。未及于歸。曾潛來室。強逼成姦。女重廡耻。懷慚自縊。行強情惡。致死命冤。人倫變異。幾染夷風。殄惡正倫。迫切上告。魯李曾

去訴曰。狀訴為駕稿事。曾忝儒流。幼憑媒議。并聘顧遠。猷女為妻。苦曾命蹇。家日清貧。遠猷負義。屢逼退親。伊女不從。刃張打罵。致鬱縊死。反捏曾姦。茫無證據。威逼女死。惧招物議。搶先捏告。污衊何耳。察惡正誣。倫理有賴。叩訴。願僉事財富勢大。買賄官府。打點上下。虞府尹。拘集審問。一依原告偏詞。干證。妄指將魯李曾擬死。不由分訴。將近秋期。願僉事復書通陳廉察院。囑特李曾處決。勿留致累。孟夫人知之。私遣家人。見陳院。囑勿便殺。陳

按院心疑曰。均是婦也。夫囑殺妻。囑勿殺。此必有故。單吊魯學曾。詳鞫其來歷。李曾教了一遍。陳按院詰曰。當日願小姐怨你不早來。你何故遲去二日。學曾曰。因無衣冠。在表兄果尚賓家去借。若被纏留兩日。故第三日去。陳院聞得心下明白。乃裝作布客。往果尚賓家賣布。尚賓問他買二疋。故高擡其價。及尚賓不買。又道賣與他。如此反覆幾次。激得尚賓發怒。罵這小客可惡。陳布客亦罵之曰。量你不是買布人。我有布二百兩。你若買得。肯

減五十兩、與你休欺我客小也。尚賓曰：我不
做客、要許多布何用。陳布客曰：我料你窮骨
頭、不及我也。尚賓思家中銀有七八十兩、若
以首飾相添、更不止百五十兩。乃曰：銀我生
放者多、只現在者、未滿一百。若要首飾相添、
我盡替你買來。陳布客曰：只要實估首飾亦
好。尚賓先對出銀六十兩、又以金銀首飾估
作九十兩、問他買二十担好布。陳按院既賺
出此賍、乃召顧僉事來、以金銀首飾與他認。
顧僉事大畧認得幾件、着曰：此釵鈿、多是

家物、何以在此。陳按院再拘果尚賓來、問之
曰：你脫顧小姐金銀賍、已將買布矣。當日還
有姦否。果尚賓見陳察院、即是前日假粧布
客、真賍已露、情知難逃、遂招承曰：前日因表
弟來借衣服、小的果詐稱李曾、先到顧家、小
姐出見、夜得姦宿、今小姐縊死、表弟被累、天
臺察出、死罪其受。陳院看其情可惡、發打六
十、登時死於杖下。顧僉事聞得此情、怒氣冲
5曰：脫銀尚怒得、只女兒被他污辱、懷慚而
死、此恨難消。陰些又誤陷死女婿、損我陰陽、

今必更窮追其首飾令他妻亦死獄中方洩
此怨果尚賓離妻田氏聞得自往碩金事家
去投孟夫人曰妾到梁門未滿一月因夫脫
貴府金銀妾惡其不義即求離異已歸娘家
一載與梁門義絕彼有休書在此可證今聞
老相公要追妾首飾此物並非我得望夫人
察實垂憐碩金事者其休書旁語來歷果先
因夫脫財事而離異乃歎息曰此女不染污
財不居惡門知理知義名家女不過如是孟
夫人思阿秀不止見夫補田氏賢淑乃謂之

曰吾一女惜如掌珠不幸而亡今願得你為
義女以慰我心你意何如田氏拜謝曰若得
夫人提携是妾重生親父母也碩金事曰你
二人既願結契母子今田氏無夫魯女婿未
娶即將與彼成親使當親女親得相待何如
孟夫人曰此事直好我思未及田氏心中喜
甚亦曰從父親母親尊意即日令人迎請魯
李曾來入贅碩金家與田氏成親人皆快焉按
梁尚賓利人之財而財終歸於無污人之妻
而已妻為人所不得此可為貪財淫色不仁不

義之戒孟夫人雖賢德然愛女太過縱與私
合致生此禍亦姑息之弊耳田氏絕不義之
人而終得君子之配非天報善人哉積惡逢
惡積善逢善察此公案可見

海給事辨詐補姦

廣東惠州府河源縣街上有一小士行過年
可八九歲眉目秀麗手姿俊雅有光棍張逸
補羨之曰此小士真美貌稍長當便與之結契
李陶謂之曰你但知這小士美不知他的母
親更美貌無雙國色第一也張逸曰你曉得

他家可願我一看亦是千載奇逢李陶遂引
之去直入其堂果見那婦女真賽比嫦娥妙
絕天仙驟見二生面人來即斥之曰你甚麼
人無故敢入人堂張逸曰敬問娘子求杯茶
飲婦人曰你這光棍我家不是茶坊酒肆敢
在這來乞茶吃轉入後堂去不揀之張李二
人見其貌美者不忍舍又趨進去婦人喊曰
有白撞賊在此裏人可來拿二人起心即去
強挾曰我賊不偷別物只要偷你婦人高聲
叫罵却得丈夫孫誨從外聞喊急進來認得

是張李二光棍，便持杖擊之。二人不走，與孫
誨廝打出大門外，反說孫誨妻子脫他銀去，
不與他姦。孫誨即具狀，縣告曰：「狀告為強姦，
事律法霜清，淫污必戮，辜教日虜，禮範尤嚴。
匪有棍惡張逸、李陶，賭蕩刀頑，窮凶極逆，窺
誨出外，白晝入家，劫制誨妻，要行強姦，妻貞
喊罵，幸誨撞入，彼反行兇，推地亂打，因逃出
外，鄰甲周知，白日行強，妻辱夫傷，冤屈難忍，
投臺嚴究，殄惡正倫。」上告張逸亦來訴，告曰：
「狀告為脫騙事，棍徒孫誨縱妻土娼引誘，惟

子塊攬財物，送素不嫖，冤遭李陶慣通誨妻，
推逸入坑，脫去絲銀六十餘兩，套人財本濟，
伊嫖資爭鋒，毆打反唆孫誨誣告強姦，切惡
脫財入手，生計絕人，乞退還脫銀，免遭騙局，
感激哀告，抑知縣拘來審。孫誨曰：「張李二人，
強姦我妻，我親撞見，反揪小的在門外打，又
街上穢罵，有此惡逆，望老爺除此兩賊，方不
亂王法。」李陶曰：「孫誨你忒殺心，裝捏強姦人，
安肯認本是你妻與我有姦，得我銀三十餘
兩，替你供家。今張逸來，你便偏向張逸，故我

與你相打，你又罵張逸，故打你。今你脫銀，這
過手，又裝情。這大天，豈容你。張逸曰：強姦你
妻，只一人足矣，豈有兩人同強姦，只將你妻
與鄰佑來問，便見是強。是通柳知縣曰：若是
強姦，必不敢扯人門外打，又不敢在街上罵
郎鄰甲，也不肯。此是孫誨縱妻通姦，這二先
棍爭鋒相打，又孫誨是的矣。各發打三十打
收監。又差人去拿誨妻，將官賣誨妻出，乃姦
佑曰：我從來無醜事，今被二先棍捏我通姦。
官要將我發賣，你衆人也。為我去呈明。鄰右

識事者教之曰：柳爺昏暗不明，現今給事鄒
先標在此經過，他是朝中公直好人，必辨得
先棍情出，你可去投之。誨妻依言見鄒公，轎
過去攔住，說妻被二先棍入家調戲，咸罵不
從。夫去告他，他反說與我通姦。本縣大爺要
將妻官賣，教來投先鄒公，命帶入衙，問其姓
名年紀，父母姓名，及房中床被，動用什物。婦
人一一說來。鄒公記在心，即寫一帖，往縣曰：
聞孫誨一起姦情事，乞賜下一鞫，旋即奉上
借請幸恕。柳知縣甚敬畏鄒公，即刻差吏解

人并卷去。鄒公問張逸曰：你說通姦這婦女，甚姓名，他父母是誰？房中床被什物若何？張逸曰：我近日初與通姦，未暇問其姓名。他女兒做土娼，也羞父母，亦不與我說名。他房中是斗床、花被、木梳、木粉盒、青銅鏡、漆鏡臺等。頃鄒公又問李陶，你與他相通在先，必知他姓名及器物矣。李陶曰：衍院妓稱名土娼，只呼娘子，因此不知名。曾與我說他又名朱大母，姓黃氏，特未審他真假何如。其床被器物，張逸所說皆是矣。鄒公曰：我差人押你二人

同去，勘孫誨夫婦房中，便知是通姦。強姦及去，到房，則藤床錦被、牙頭梳、銀粉盒、白銅鏡、描金鏡臺。誨妻向說皆真，而張李所說皆妄。鄒公仍帶張李等入衙，曰：你說通姦，必知他內裏事如何？孫誨房中物全說不來，此強姦是的矣。張逸曰：通姦本非，只孫誨接我六兩銀許我去，奈他妻不肯從。鄒公曰：你将銀買孫誨了，更與李陶同去，何如？李陶曰：我做馬脚耳。鄒公曰：你與他有甚相熟，做得馬脚？李陶對不來。鄒公曰：你二人先都補通姦，得某

其銀若干。今一說銀交與夫，一說做馬脚，少
頃便異詞，反覆百端。光棍之情，顯然。各加打
二十。乃判之曰：審得張逸、李陶無藉棍徒，不羈
浪子，違禮悖義，罔知律去之嚴，戀色貪花，
敢為禽獸之行，強姦良民之婦女，毆打人
妻之丈夫，又將鐵節汚人藉口，通姦脫騙。
既云久交情，稔應識孫婦行藏。至問以姓
名，則指東罵西，而百不得一二。更質以什
物，則係風捕影，而十不偶二三。便見非腹

入裡之舊人，故不曉房中之常用，行強不容
寬貸，斬首用戒刀，淫知縣柳不得其情，欲
官賣守貞之婦，輕用其筆，反刑加告實之
夫，理民反以冤民，空食朝廷廩祿，聽訟不
能斷訟，那堪父母官銜，三尺之法，不明五
斗之俸，應罰。徑自申上司去大巡，即依擬繳下。將張逸、李
陶問強姦處，斬柳知縣，罰俸三個月。孫誨之
妻，守貞不染，賞白練一匹，以旌潔白。按鄒公
立朝諫諍，抗節致忠，人但知其剛直不屈，而

一經過何涼，即雪理冤獄，奸刁情狀，一訊立
辦，又良吏也。蓋由立心之正，如持衡，明知止
水，故物莫逃其鑑。在朝為直臣，在外為良吏。
真張韓以上之人物哉。

吳縣尊辨因姦竊銀

吳君玉記

南直溧水縣有一人，姓陳名德，娶妻林三娘，
絕有姿色，夫妻相守，不作生活，家道蕭條，已
及年半。一日陳德謂其妻曰：我欲出外做些
生藝，只緣家后無人看守，且尔年少，又無親
人，因此遲疑，擔誤以至今日。三娘曰：你只管

出去，我自主張。陳德曰：有何主張？試說一
說。三娘曰：我長幼能績麻，且自家一口，朝暮
儉省，亦足度日。你是男子漢，肯安心生理，攢
得多少銀回來，不勝過終身做窮人耶。陳德
曰：此話有理。即收此少盤纏，徑去臨清。又無
本銀，只東西做牙，領人交易，奄及三年。三娘
見夫出外日久，私情頗動，因與左鄰一後生
名張奴，兩人私通，偷來暗去，共枕同眠，恩意
既堅，遂不提。起本夫矣。過了三年，陳德積得
有三十餘金，遂挺行李，徑回本鄉，離家十五

里天色向昏，又陰雨淋漓，心內虛發，因自思
曰：我身上帶銀，昏夜獨走，倘遇打奪，則三年
辛苦，盡落草中矣。因到水心橋上，看下面第
三橋柱中有個隙孔，約三尺寬，遂左顧右盼，
前打後點，見四傍僻靜，並無人跡，遂將背上
行李，密藏隙孔中，獨身至家。那三娘與張奴
調情作興，交股而睡，正昏昏夢中，忽聽得外
邊叫門，認是本夫聲氣，即推醒張奴曰：我那
短命回矣，快躲一邊，方可開門。張奴即躲在
重壁中，三娘方應聲開門，出見其夫，因曰：星

夜趕回，莫怕勞頓否？陳德曰：真覺勞頓，遂打
點羹飯，食畢，三娘問曰：出去這多年，攢得少
少銀回來？陳德哄之曰：我幾年都無造化，只
攢得度口，並無些銀可回。三娘怒罵曰：枉你
為男子，漂落那多年，無分又到家，虧你敢回
來，因頓足而坐，不揪不採。陳德又假意挑之
曰：別這多時，可去同寢，叙些舊情。三娘曰：叙
骨頭情。陳德曰：你不消作惱，我有銀，只是哄
你。三娘曰：銀在何處？借着一看。陳德因以實
告曰：我昏夜趕回，恐路逢歹人，我把行李都

藏在水心橋第三個隙孔中。等明早去取。三娘聞言，頗有笑容。方去同睡，不想夫妻對語。那張奴在重壁中，已隱隱聞知矣。張奴待他兩人暢情說話，睡醺多時，兼雜雨聲，因潛開後門而出，徑走水心橋下隙孔中，將那行李盡行搬去。比及天明，陳德早起，未及梳頭，即走橋上，認橋隙孔，把手一擰，只見孔中都無行李。心中怨恨，自家嘆傷，計無所出，只得回家。三娘問曰：行李何在？陳德曰：我明藏在彼，不知被誰偷去了。三娘曰：你分明無銀歸家。

又粧個圈套，奪騙我一夜，且無便說，無又假去假來，作此形狀，成何看相？語畢，愈加皺眉。陳德忍氣不住，具一詞狀，去縣投告。將泉郡晉邑吳復以貢出身，除教官署縣印，素性簡廉。邑中敬慕。陳德抱狀赴告，詞曰：告狀人陳德，為吾情無伸事，緣某出外經紀三年，思歸帶得隨身銀三十兩，未至本家，隔十餘里，昏夜孤身，恐逢打奪，暫將行李密藏橋下。清早起來，尋絕無踪影。切思暮夜雨暗，無人來往，自藏。祇恐有誰窺伺，不是鬼輸神運，緣何到衣落。

空三載辛勞。一朝掃地。苦情萬千。叩墮懇告。
吳公看畢。面審曰。你藏銀歸家。莫是對衆足。
弟說否。陳德曰。並無兄弟。吳公曰。既無兄弟。
與誰同居。陳德曰。亦無同居。吳公曰。既無兄
弟。又無同居。家中都是甚人。陳德曰。只小人
一個妻子。吳公曰。你莫是對妻子說破否。陳
德曰。小人只對妻子說。吳公靜想片時。即批
其狀曰。只向妻前傾腹心。妻邊定有腹心人。
即謂陳德曰。你且站開。我自分曉。即叫一皂
隸名趙良。分付曰。你直去陳德家。把他妻子

拿來。趙良即去。遂把三娘拿住。三娘曰。天光
白日。入娘家嚇人家小。是何道理。趙良曰。不
干我事。是縣裡老爺要請你。即把他扯出。三
娘無奈。只得隨趙良到官。然不知其夫之告
此事也。吳公問三娘曰。你丈夫出去那夕時。
虧你三娘度口。三娘曰。奴家只是績麻。胡亂
挨過日子。吳公曰。你一日績得多少麻。攢得
多少銀。三娘曰。多有七八厘。少亦有半分。吳
公曰。漫說半分。就七八厘。亦度不得日食。你
不要瞞我。你定是有個幫夫了。好從實供來。

免受刑罰。三娘曰：並無此情。吳公見他不認，
隨命手下將三娘抄起，指俱出血。三娘終不
肯認。陳德素愛惜其妻，見他受刑，即抱住其
手，具前來叩頭曰：小人情急不要銀子，只愿
老爺赦小人的妻子。吳公曰：你捨不得他，他
另行添個老公了。陳德曰：老公只是小人一
個。吳公曰：肯只是你一個，亦消到我跟前不
告狀了。陳德曰：小人妻子果無此情，望老爺
超生。吳公假生怒氣，罵陳德曰：你這畜生，實
無銀子失脫，緣何誣捏虛詞，欺瞞長官，致累

妻子，即起叫手下將陳德監起，獨放三娘飲
家過了一日。吳公密叫皂隸王進，低聲公付
曰：林三娘定有姦夫，我今故意把陳德監起，
放三娘回家，想他姦夫必私來看他，你可粧
個丐了，入三娘家中，打探動靜。若有下落，我
重賞你。王進領命，即粧個乞丐。近天晚時，徑
入三娘家中，立在庭下，粧聾作啞，假呆假痴。
三娘正在私居內，與張奴眉來眼去，低聲密
語。張奴謂三娘曰：那吳爺亦真利害，把你這
手指抄都出血了。三娘曰：做官人他管你，但

恨我那短命的。既攢不得銀回來，又惹這一場大禍。我今恨死他。張奴曰：我聽見吳爺說你那短命的，哄他今要把他監死了，你肯送些錢來救他否？三娘曰：我恨不得他死，還肯救他耶？張奴曰：你那短命的告銀失脫，這是真的。三娘曰：你怎曉得？張奴曰：我那一夜，躲在重壁中，我聽得他這多話，我等你都睡了，遂開後門潛去，撇回。今怎生得一計較，把他性命弄死，我與你永作夫妻，豈不快活？三娘是個薄行婦人，又喜張奴身邊有銀，聽他這

話，就應聲曰：肯如此，真是個妙。不想這多言語，却被王進听得實落。王進即將腰間取出一條繩子，趕前要縛張奴。張奴喝聲曰：這乞丐，我叫你是個真暗孽。原來是個生強盜，即打一拳過去。王進轉身一閃，隨把張奴撲跌倒在地。地下進前就縛了。張奴曰：你是何人？起這局面。王進曰：我是個叫化頭。張奴曰：叫化頭，要縛我去，做叫化子耶？王進笑曰：你看我真叫化，我是公差的叫化也。驚得三娘魂消魄散，無處安身。王進亦將把三娘與張奴連

縛三娘哀告曰公差我多送你銀你放我兩人如何王進曰金也不要了還要個銀我為你這兩個人費盡心機做盡暗孽被街上呼畫叫化方喜得有下落肯放汝耶大聲嚷鬧籓得附近人家俱說有個叫化敢入人家縛人衆爭填門來看王進因與衆人說個作叫化的來因遂將兩人縛送縣中吳公正坐晚堂聽王進備說中間情由即就監中取出陳德叫前謂曰我說你妻子另行添個老公你說只是你一個若我不如此安排連你一條性

命亦被他害了陳德曰老爺真神見因叩頭出血吳公即將張奴打了三十要他供狀張奴只供通姦一件不認得銀吳公命取挾棍挾之張奴受苦不過只把前情及與三娘在暗房中私謀要害陳德性命一一供招遂將橋下所取前銀盡行追出

吳公判曰審得陳德出外日久帶銀回鄉未至家而天黑姑伏橋以埋金將謂自家扒窰暮夜無知豈料妻前說破壁牆有耳陳德漏洩中情張奴急生奸計德未取而

奴先取奴得金而德亡金攘財謀遂害命
計生既竊銀為已銀意尚未滿復謀妻而
作妻心則何殘人計誠巧天眼不容方密
室以協議處被捉而敗謀事雖未就情甚
可惡姑擬張奴問徒三年三娘官賣其陳
德聽將原銀領回再娶完娶
發落已畢縣中嘆服皆以為吳公果神斷云
嚴縣令誅誤翁姦女
羞縣有民晏誰賓污賤無耻生男從義為之
娶婦東氏誰賓屢挑戲之東氏初拒不從後

積久難卻乃勉從之每男外出則夜必入婦
房姦宿一日從義往賀嶽丈壽東氏心恨其
翁料其夜必來乃哄公之女金娘曰你兄今
日出外我獨宿心怕驚你陪我睡可好其夜
翁果來彈門東氏潛起開之躲立於暗處翁
遂登床行姦野意將完乃曰一嫂你物事真
好我今日興不淺不應翁又曰一嫂你物事
似白面一般何不應我一句金娘乃曰父親
是我也不是嫂誰賓方知是錯然雲闌雨嫂
罷悔無及矣便挑身走出次日早飯女不肯

出同殮。母不知其故。其父心知之。先飯而出。母再去。邀女。則已經死在嫂之房矣。東氏心中恐懼。即回外家。通知其故。東氏之兄東棠曰。他家這沒倫理。當去首告。與他絕親。離妹歸來。另行政嫁。方不為彼所染。遂赴縣告曰。狀告為獸惡。滅倫事。變倫大變。王法淪亡。棠妹東氏嫁與晏從義為妻。因義外出。氏邀小姑金娘共寢。詎家獸父誰賓。暮入婦房。欺姦親女。金娘慚愧。自縊身亡。有此變異。天地將危。積惡歎門。姻誼該絕。乞治惡罪。判妹離異。

免染夷俗。迫告嚴縣。令差人去拘晏誰賓。情知惡逆天地不容。即自縊死。後拘衆干證到官。東棠白。晏誰賓自知大惡。瀰天。王法不教。已自縊死。晏從義惡人孽子。不敢結親。東問。愿將東氏改嫁。外有定議。各服其罪。餘人俱係干證。與他無干。小的已告訴得實。乞都賜省發。衆人感激。嚴公見狀。中情甚可惡。且將來審問曰。東氏原與翁有姦否。東棠曰。並無。嚴公曰。既與翁無姦。今翁已死。何再求改嫁。東棠曰。禽獸之門。惡人之子。東家不願與之。

結親明是逼他再嫁。嚴公曰：「金娘在東氏房中睡，房門必閉，是誰開門？」東棠曰：「那晏賊已早躲房中。」嚴公曰：「晏賊意還在姦，誰？」東棠曰：「不知。」東氏曰：「彼意在我，誤及於女。」嚴公曰：「你二人相伴，何不喊叫起來？」東氏曰：「小妾怕羞，且未及，我何故喊起？」嚴公終不信，將東氏挾起，曰：「必你先與翁有姦，那一夜你睡姑床，姑睡你床，故陷翁於錯誤。」東氏受刑不過，乃招曰：「安恨翁屢欺姦，我那夜叫姑娘伴睡，老賊又來，我躲在黑處，站那老賊將女當我，因此。」

姑娘害羞，縊死。嚴公曰：「你與翁有姦，本該死，况叫姑伴睡，又自躲開，陷翁於誤，陷姑於死，皆由於你，死有餘辜。」
即判之曰：「審得晏誰，賓人面獸心，狼貪狗倖，父子聚牝，與山丘野育者何殊？簾幃不飾，比牢殮棧棲者無異。惡浮於死，罪不容誅。東氏與翁併倨，不脫秦俗之污，陷姑玷辱，大壞王朝之法，已則不潔，乃含血而污人，婦之無良，故貽禍而及女，大真之耻事。此此何殊？武墨之奸謀，方斯未甚，公不公。」

婦不婦，幾同人道於馬牛，大其廬，瀦其宮，
一洗華夏之臊，翔明正，厥辟大振，綱常
本秋，將束氏處決，又差人去折毀，曩誰實之
宅，以其地開瀦水之池，羞其大敗人倫，故與
謀反者同罪，大惡極禍，可儆戒萬世，然此
非嚴公詳察，全賴致死之故，則誰實既自縊，
束氏必逃刑，而粧套陷奸之罪，不明矣，故訟
涉重情者，當以虛心詳究，宜勿以毫芒而遺
大關鍵也，為政者，宜亟商之，
許侯判強奸

吳江縣應坤狀告為剪奸正倫事，服姪應元
窺總討菜園，僻用強恣，姦身妻撞獲，結扭連
受亮拳，揅命裂裙，杖明尊長，切思叔嫂尚不
同言，豈可強姦，笈法以菜園比溱洧，陋美俗
同鄭風，若不剪究，倫風塗地，冒懇法究，上告
應元訴曰：伏訴為電燭虛誣事，禍因吳氏婆
媳罵菜，怪身園外爭辨，放潑趕賴，結扭裂裙，
韓灼勤解，可審伯遂仇誣，指姦杖族，不思園
近通衢，行人絡繹，菜地非行姦之所，白晝豈
捉姦之時，如口稱誣，難逃同察，上訴

許侯審云。姦從姑捉。理固然也。吳氏既捕
應元姦媳。胡不捉姦於房牖。而乃捉姦於
菜園乎。若區區以裂裙作證。吾恐白晝之
事。未可以絕纓例論也。情海狐疑。姑免究。

魏侯審強姦墮胎

宜黃縣伍約。伏告為姦教大變事。虎姪文壽
勢強財大。自號都中小霸王。見妻少文。立心
不軌。瞰身人家。請酒顛狂入室。強抱恣姦。嗔
妻大喊不從。逞兇加毆。陽下五月胎孕。幸伍
告等見證。妻含懸綠。見問博慘。哭懇研究。如

虛反坐。上告伍文壽。訴為仇誣大寃事。身與
惡叔伍約。爭基血讎。咬恨半載。轉伊妻病墮
胎。賄買黑證。指姦教陷。切思身既與伊極仇。
又豈往姦孕婦。干證盡昏不正。血胎却是禍
胎。冤蔽覆盆。乞恩起拔。上訴。

魏侯審云。伍文壽強姦伍約之妻。乃以姪
犯孀者。因喊不從。踢下胎孕。祖靈不肯。故
遂遣某等見之也。文壽訴稱爭基仇陷。賄
見黑證。殊不知一人之心。可結衆人之口。
難辨伍族叔伯兄姪。並無一人寃之者。則

強姦墮胎之事。又奚疑焉。合就典刑。以扶
倫紀。

孔推府判。匿服嫁娶。情辭平實。其罪昭然。
永新縣路湛。狀告為大傷風化事。名創首嚴。
不義俗薄。莫甚姦淫。姪婦尤氏。新寡惡舅。尤
卿誦惑婦心。潛婢運財。私奔母家。就食縱豪。
吳俊六。先姦後娶。貪財百金。且姪死。骨肉未
寒。姑老無人侍奉。身係期親。難容坐默。乞判
離異。庶不壞倫。上告。吳俊六訴曰。狀訴為原
情。杜騙事。不幸喪偶。愚媒傳有服。開婦改嫁。

身備捏銀付伊親姑。接受明娶過門。乃惡路
湛索騙。不遂捏姦告臺。婦未終制。身不知情。
禮聘明婚。何為姦娶。乞恩杜騙剪奸。上訴。
孔推府審云。夫靈未撤。為婦者。豈敢私奔
母家。姑老無依。為舅者。焉可惑妹另嫁。至
如吳俊六。以凡膏親。妄娶有姑有服之寡
婦。所謂先姦後娶者。情彰心矣。欲正大倫
離合判離異。

盜賊類
董巡城捉盜御寶

弘治五年七月十五夜，有強盜四五十人，攻入甲字庫，殺死守庫官吏二十餘人，劫去金銀寶貝，不計其數。次日方曉，兵部一面差人盤詰各門出城人民，一面奏知朝廷。十八日，聖旨頒下，着兵部將京城官民人等家挨戶搜檢，有能捕得真贓正犯者，官則超陞，民則重賞。時各官莫不差人，四下緝拏，並不見踪影。有廷城正兵馬董成者，自思曰：京城大小人家，各各互相搜捕，如此嚴急，那個臣賊敢藏許多金寶在家，其心懷疑，懼決矣。既不敢

藏在家，必思帶出城外，方穩。只門禁又嚴，彼焉能得出。此惟有假裝棺柩藏去，方可免得。搜檢彼賊中，豈無有此見識者乎？即命手下人分付曰：你等去守各門，但有掛孝送靈柩出城者，各要去跟究其埋葬所在。一一來報，不得隱瞞。至晚，各門來報，都有喪出城。蓋京畿地廣人稠，故生死之多如此。董巡城又分付曰：今日安葬，再過三日，必去祭墳。等再

去潛窺密聽，看某處孝子悲哀，某處不悲哀，可再來報。至第三日，衆手下依命去訪，皆來

報曰各處孝子去祭墳都涕泣悲傷內有韓
任稟曰小的往北門郭外去看那一夥孝子
四人皆不悲哀其祝墓言辭多不明白更僕
從六人皆有戲耍喜悅之意董巡城曰更過
四日是七朝矣可選力士二十人將此孝子
并僕從一齊鎖來不得走脫一個拿來即重
賞你至第七日手下依命將此四個孝子六
個僕從都拿到董巡城先單取一孝子問曰
你葬何人在郭外孝子曰葬老父董問其父
生死年月孝子答曰其年月生其年月死董

令收在一邊再取第二個問所答又一樣又
取第三四個問所答各不同乃親押往郭外
命左右掘開其墓取上棺木撞開視之則盡
是御庫中之金銀寶貝也董不勝歡喜左右
莫不服其神明賊亦叩頭受死遂寫文書申
於兵部曰巡城兵馬司董為捕盜事奉
聖旨着兵部將京城官民人家挨戶搜檢捕
拏強劫御庫真贓正犯欽此欽遵本職日夜
緝訪拏得強盜正犯張祐李輔等賊首十人
搜出所劫御庫金寶直贓取供明白緣係強

盜重情朱敢擅便發落理合申詳題奏請
旨以候處決須至申者兵部郎題木奏上奉
聖旨張祐等劫庫重情梟首示衆董成捕賊
有能超陞二級該部知道當日各官惟知嚴
捕盜賊那能勾得惟董巡城以心料賊之情
知其勢必假裝棺柩方可藏金寶出城外因
命左右從此體訪果不出其所料能挈寶玉
而歸之朝廷其功不小其明真過人矣在大
傳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董公有焉

公外蔣兵馬捉盜驛賊

國朝通志卷之九

蔣審為南京兵馬司一日早晨乘轎出參官
路遇一後生似承差粧束乘一匹驛振策而
馳勢若奉緊急公差之意及近蔣兵馬驛前
勒驛役傍而行却有避避之狀過步後復長
驅前進蔣公自思曰此人乘驛疾走若奉公
差然詳彼舉動又似避我倘果係走差的人
何須如此快青而過意者其盜乎命手下滕
霄曰去拿那乘驛後生來滕霄趕去拿到蔣
公問曰你乘驛何去其後生曰小的奉巡爺
差有緊急公事老爹緣何阻我路程恐有違

限期責及小的。蔣公曰：你奉巡爺差公文，何在？其後生曰：正是机密事，親承口囑，故要速去。老爹休要纏阻我。蔣公曰：你在何處盜驛來？怎得詐捕公差？這等膽大。其後生高聲抗言曰：老爹這等說話，願同往巡爺處說個明白。為老爹獻功。蔣公見其人言辭朗烈，全無惧色，似乎拿錯，然終疑其行路躲閃之情，不覺辨駁，挨纏一飯之頃。後有一人走來，汗流氣急，遠望見其驛，即言曰：那驛是我的。其盜驛賊在那裡去？前行路人可代我拏住我。

有謝你。蔣公聞得，心中暗喜，已有察奸之神。其後生始驚得倉皇無措，及追者近前，猶未知賊已被捉，只疑賊已逃了，遂向前去牽驛。蔣公曰：你驛在何處？失休要冒認其盜驛者。即是此人，已拿在此。有都在衙去審問。遂將二人并驛帶進衙。失驛者曰：小的是方應東，家住城中後街頭。今早牽驛在門首，整鞍訖，將出城去取帳，復入家尋銀，批停符稍久，及再出門，驛已被偷。一路跟問，幸得老爹拿了此賊，真包閻羅之見，方能如此。發奸擒伏，盜

驛者曰：小的是萬正富家，近城中東門，怯纒路上遇老爹，更過去一望之地，即小的之家。今被所捉，賊情難隱，望着公子分上起生種。德、蔣公舍方應舉具領狀來，領出驛去，再責萬正富曰：你縱說願解，巡爺處獻功，今解去有功否？正富只磕頭求赦。蔣公以其初犯，擬杖八十發去，仍為許勸之改過云。

詩曰：人生活計幾多般，負販形勞心却安。穿壁踰牆皆禍藪，探囊祛篋總危端。欲微果上插君子，難免應中對法官。知舍不如

安本分，臨危倖免悔將難。

汪太府捕剪獠賊

陝西平涼府有一術士，在府前看相，風鑑極高，人群聚圍着，特賣段客畢，度袖中以帕墨銀十餘兩，亦雜在人叢中看，被一光棍手託其銀，從袖口出，下墜於地，度即知之，俯首下檢，其光棍來與爭，度曰：此銀我袖中墜下的，與你何干？光棍曰：此銀不知何人所墜，我先見要檢，你安得冒認？今不如與這裏人大家分一半，我與你共分一半，有何不可？衆人見

光棍說均分與他都幫助之曰此說有理銀
明是檢得的大家都有分畢茂那裡肯相扭
入知府汪澄堂上去光棍曰小的名羅欽在
府前者術士相人不知誰失銀一包在地小
的先檢得他妄來與我爭畢茂曰小的亦在
看相袖中銀包墮下遂自檢取彼要與我分
看羅欽言談似江湖光棍或銀被他剪鏹因
致墮下不然我两手拱住銀何以墮羅欽曰
剪鏹必割破手袖看他衣袖破否况我回家
人進貴在此賣錫頗有錢本現在南街李店

住怎是光棍汪太府亦會相見羅欽丰骨不
是財主立命公差往南街拿其家人弄帳目
來進貴見曰小的同羅主人在此賣錫其帳
目在此倘與人爭帳係主人事非干我也汪
太府取帳上看果記有賣錫帳明白乃不疑
之因問畢茂曰銀既是你的你曾記得多少
兩數畢茂曰此散銀身上用的忘記數目了
汪太府又命手下去府前混拿二個看相人
來問之曰這二人爭銀還是那個的二人同
指羅欽身上去曰此人先見再指畢茂曰此

人先檢得汪太府曰羅欽先見還口說出否
二人曰正是羅欽說那裡有個甚包畢茂便
先檢起來見是銀因此兩人相爭汪太府曰
畢茂你既不知銀數多少此必他人所失理
合與羅欽均分遂當堂分開各得八兩零而
去汪太府命門子俞基曰你密跟此西人去
看他如何說俞基回報曰畢茂回店埋怨老
爹又稱披那光棍騙羅欽出去那兩個干證
索他分銀跟在店去不知後來何如汪太府
又命一青羊外郎任溫曰你與俞基各去換

假銀伍兩又兼好銀幾分故露與羅欽見趁
後往人鬧處站必有人來剪鑊可拿將來我
有賞你任溫與俞基並行至南街却遇羅欽
來任溫故將銀包解開買櫻桃俞基又解開
銀曰我還銀買請你二人相爭還將櫻桃食
訖徑往東嶽廟去看戲俞基終是小士袖中
銀不知幾時剪去全然不知任溫眼雖看戲
心只顧在銀上要拿剪鑊賊少頃身傍與人
賣挨甚緊緊背一人以手托任溫手袖其銀
包從袖口中挨手而出任溫知是剪鑊伸手

向後拿曰有賊在此其兩傍二人益挨進任
溫轉身不得那背后人即走了任溫扯住兩
傍二人曰太府命我在此拿賊今賊已走託
你二位同我去回覆其二人曰你叫有賊我
正番身要拿柰人賣住拿不得今賊已走要
我去見太府何幹任溫曰非有他故只要你
做干證見得非我不拿只人叢中拿不得也
地方見是外郎門子遂來助他將二人送到
太府前俞基稟曰小人袖又未破其銀不知
几時盜去全不得知任溫曰小的在東嶽廟

看戲一心只照管袖中銀果有賊從背後袖
手來探其銀包已託出袖口我轉身拿賊被
這兩人從傍挨搯致拿不得此必是賊黨也
大府問二人姓名一曰我是張喜一曰我是
李良太府曰你何故賣放此賊今要你二人
代罪張喜曰看戲相挨者多誰知他被剪鐐
反歸罪於我豈不以羊代牛指鹿為馬乎望
仁天詳察免我受無妄之災太府曰看你二
人姓張姓李名善名良便是盜賊假姓名矣
外郎拿你豈不的當各打三十擬徒二年俞

手下立押去擺站。私以帖與驛丞曰：李良張善二犯到，可重索他拜見其所得之銀。即差人送上。此囑丘驛丞得此帖，及李良張善解到，即大排刑具，驚嚇之曰：驛中事體，你也曉得上司來往費用煩多，你若知事，免我拷打過了幾日，饒你討保回去，只等上司來要來。聰點，餘外不與計較。若無意思，今日各要打四十見風棒。張善李良曰：小的被賊連累代他受罪，這法度我已曉得。今日解到，辛苦乞饒。蟻合明日受罪出來，即託驛書手將銀四

兩獻上，叫三日外，即要放他回。丘驛丞即將這銀四兩親送到府。汪太府命俞基來認之。基曰：此假銀，即我前日在廟中被賊剪去的。汪太府發丘驛丞回，即以牌去提張善李良到。問之曰：前日剪鑊，任溫銀的賊，可報名來，便免你罪。張善曰：小的若知，早已說出。豈肯以皮肉代他受苦楚。汪太府曰：任溫銀未被剪去，此亦罷。更命俞基銀伍兩零，被他剪去，衙門人銀，豈肯罷休。你報這賊來也罷。李良曰：小的又非賊總甲，怎知那個賊得俞基銀。汪

太府曰銀我已搜得了。只要得個賊名。李良曰。既搜得銀。即捕得賊。豈有賊是一人做銀。又另是一人得乎。汪太府以四兩假銀擲下。曰。此銀是你二人獻與。年驛丞者。今早獻來。俞基認是他的。則你二人是賊已的。更於走剪仕溫銀。那賊可都報來。李良張善見真贖露出。只從實供出曰。小的做剪鐐賊者。有二十餘人。共是一夥。昨放走者。是林泰。更前日羅欽亦是。這回禍端。是他身上起。其餘諸人未犯法。小的賊有禁議至死。也不相扳。再拘

林泰羅欽進貴到。追羅欽銀捌兩。與畢茂去訖。將三賊各擬徒二年。仍排此五人為賊總甲。凡被剪鐐者。都着此五人跟尋。由是一府肅清。剪鐐者無所容其奸。皆由汪太府肯用心緝捕。故能搜隱擒伏。黎民蒙恩。曾謂為官而可不留心民瘼乎。

金府尊批告強盜

貴溪縣包明等連食狀告為急救民害事。賊風四起。鄉境不寧。贗惡吳檜罪浮盜蹤。惡過拒魁。自號安東金貴。剗平王。挾黨余弁。譚名

大張飛金遼小霸王陳見八大金剛及牙爪
武壯揚威等群雄烏合劫殺百姓捲擄財物
淫穢婦女燒燬房屋被害數十家哀徹心髓
男女聞風驚碎心膽鄉村未晚閉戶小兒不
敢夜啼切恐猛虎不除犬羊無睡勁鷹弗滅
鳩雀可憐乞臺法勅安民上告

金府尊批養雞者不畜狸養獸者不畜豺
今吳檜等群雄烏合流毒一方是梗路之
刑暴噬民之狼虎者尚可謂鼠竊狗偷而
慢鳥不足畏乎仰縣速行緝捕毋使履霜

堅冰至而熒亡不過以成炎亡之勢云

鄧侯審強盜

南陵縣安謗狀告為劫賊慘殺事家處僻隔
二月十八夜強盜二十餘人搥紅抹黑明火
燭天手操鋒鏑衝開四圍門壁蜂擁入室老
幼男婦如鼠見貓神魂離殼男被殺傷性命
幾死金銀釵銀衣服檢擄一空止有舊衣舊
裳又付祝融一焰覩者流涕聞者酸心懇天
法勅安民上告

鄧侯審云吳檜惡為賊魁三犯不悛烏合

夥党明火劫掠既捲其財又傷人命據此
充惡殆猛獸中之窮奇螫虫中之虺虺也
駐證俱真合擬大辟余党再獲究

齊侯判竊盜

舒城縣趙同狀告為剪賊安民事賊風四起
鄉境不寧無籍棍徒蔑視于法徹夜害人
中爨藥毒死守家吠犬欺人斡膳恣意妄偷
房門封鎖勝如將軍斬關攔擄猪牛恰似無
常取舍器物服飾搜捲一空夢醒驚起未石
斷路拋磚打石竟不可塘哀懇緝訪民

生上告齊縣王准狀差捕盜徐玄蕭範四下
緝拏時有仇害池輔者嗾公差擁入池家搜
賍不由辨說強將池輔鎖送到官輔因訴曰
伏訴為電燭黑冤事奉公守法秋毫無犯情
因趙同被盜具狀告白蒙行緝訪不知何人
發禍唆差妄捉且盜賊重情直屬難瞞鄰里
貧室懸磬何有真賍細審細查涇渭自別號
天活命上訴

齊侯審云趙同被盜緝訪得池輔細鞫據
訴詳詢黨里咸謂清白况無真賍可指此

或狡兔爰爰雉羅罩中之意也釋此無辜
再行訪捉

王侯判打槍

彭澤縣朱玉六狀告為劫槍事身外買布回
歸路經松塢日晡時分突遇兇徒三人手執
鋒刃齊喝一聲攔路截殺當頭槍貨似虎啣
羊貼肉脫衣如笋剝殼捆縛手足遍身痛加
撞楚冤救無奈匍匐叩臺乞行親勸上告王
縣尹着地方里保等挨戶嚴查人人互相覺
察數日後有驀見左具等分贓者密告於縣

即差人搜出真贓將左具等解到

王侯審云朱玉六以布客孤行僻塢被盜
搶劫情寔可矜黨里知風指係左具陸良
宿夥合肆害領差捕捉搜覓真贓此回
天網不漏亦諸罪貫盈也途有荆棘理合
芟刈第搶財未至殺人律當之減姑各擬
徒三年原贓給還失主

允理刑判竊盜

太平府吳亨狀告為緝盜安民事余順等素
不守分偷竊為生三五成群夜聚曉散毒流

遠近畏惡無何怪誠成仇糾黨將民東山杉木盜砍運歸獲贓投鄰可證賊徒獨徼雞犬弗寧且受害不獨身家怨讟實騰衆口乞恩緝捕安民上告余順去訴曰伏訴為裁贓黑陷事萬金土豪吳亨爭娶血讎無由報害自砍杉木黑夜撞贓私浸門口池內次早口桶被盜飄賴無辜投鄰搜贓入池直取捏誣呈縣糞金賄鄰里證切身既無修造何用偷木就使盜偷亦不浸贓池內洞察奸偽情弊顯然乞恩詳情迨豁哀哀上訴

尤理刑審云吳亨與余順爭娶宿仇累徵秦越自砍杉木私浸余順池中圖賴報復此操心甚勞為計最拙也里鄰實指蓋但知余池有贓而未知所以然之贓耳順係無辜享合反坐其干證墮亨術中姑免究

丁侯判強盜

涇縣高賢伏告為明火劫擄事初五夜更深強徒一黨約有三十餘人各執鋒械劈破大門殺傷男婦三命穿房統戶掃擄家財四散方散當校里鄰覈明乞嚴緝捕勦黨安民粘

單上告丁侯唯快緝訪將南村有六人在店
飲酒內有姜核乃慣盜也公差突入鎖拏其
五人皆有商販行李偶爾同店耳高賢同在
細搜並無伊家贓物乃放之去惟姜核揀有
金簪及包裹內銅鈿皆賢家物遂拿到官

丁侯審云姜核罪浮盜詎惡過桓魁府踪

案蓋疊魚鱗矣今又統兇三十餘人劫掠

高賢家殺傷三命是以螻蟻等生靈鴻毛

比律法者也贓既不誣速就大辟但餘黨

未除禍根不拔仰捕兵嚴訪庶不使棘蔓延耳二卷終

